

FEB 23 1948

20

目錄

知識

與生活

半月間

木耳

東北戰局的第三幕 美人的來踪去跡 沙面的風波 貝組詭計到華  
府後 馬卿計劃的難產 貝文重彈邱吉爾老調 地中海上的火藥味

漫談美國經濟恐慌及馬歇爾計劃

論美蘇關係

文明是怎樣衰落的

西學東漸記

行總空運大隊的來龍去脉

渭河在嗚咽

九龍城的悲劇

傑克遜從軍記(長篇連載)

劉布谷

P. JAFFE

C. E. M. JOAD

城北

陳遲

裴文中

公彥

美·薩洛揚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一日出版

本期作者介紹

- 劉布谷 雪風社社長
- 談文 本刊特約記者
- 李山義 北京大學學生
- 城北 本刊特約記者
- 陳遲 上海益世報記者
- 公彥 本刊香港特約記者
- 裴文中 中央地質調查所
- 巴魯爵士 某名教授
- 張尙之 美國新聞處

東北戰局的第二幕

本月中旬，洮水會戰，國軍奮勇解圍，但遭受了重大的犧牲。三十五軍軍長魯英廳自戕，該部師長李銘鼎陣亡，這可說是傅作義將軍所部兩年來首次遭到的大不幸。不過因為有了這一場硬仗，平津保三角地帶獲得暫時小康的局面。

繼之而起的是東北戰局的再緊張。

本月十七日，國府特派衛立煌為東北行轅副主任兼東北剿匪總司令，這是說東北軍事機構上仍舊保持着一個獨立單位，不過另成立一個冀熱遼邊區司令部，担負起確保遼西走廊，並溝通東北與華北的重任，這個担子即由魯東調來的范漢傑兵團肩負起來。

衛立煌之出關，意味東北戰局走入第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杜聿明為主，第二個階段是陳誠總長，現在又換為江西剿匪時代的一常勝將軍——衛立煌了。

衛氏出京前夕曾對記者宣稱：陳總長才力勝本人十倍猶未能扭轉東北局勢，本人此番奉命出關，惟有以謹慎二字出之。話雖如此，衛氏留京期間，曾在陸軍總部，與各將領商討應付東北的新戰畧，據悉新戰畧，着重加強地方武力，即由民軍固守據點，配合正規軍以流動戰策從事掃蕩。



，張作相諸將出山相助。

衛氏於二十二日飛抵瀋陽就任，就在這個時期，匪軍對遼西之大虎山，黑山與新立屯三角地帶的攻勢突趨緊張起來，顯然是想乘東北剿總佈置未定之際，像洮水一樣來一個突襲。迄記者執筆時為止，前兩地區情況不明，新立屯也被突破，展開慘烈的巷戰。

與此同時，資委會因鑒於東北工廠建設眼前已無希望，遂與陳納德空運隊訂立合同，將工廠人員及眷屬七千人分批逐日空運北平，這

艱辛的撤退工作已經開始了。

東北局而如此，華中也在緊張，漢口宜昌間戰火瀰漫，近在京畿的江北儀徵六合等地也有警報。國防部於十六日在九江召開華中五省聯防會議，皖李品仙，湘王東原，贛王陵基，鄂萬耀煌與豫劉茂恩諸主席均行出席，會議的結果也在強調加緊組訓民衆增加地方武力。與此同時，蔣主席於十七日在官邸召開軍事會議，美海軍艦隊司令柯克上將亦出席。據悉會中對長江沿線之防務及渤海膠東半島海軍軍力之調配，以及海軍與陸軍配合清剿等問題均作詳細之商討。此外並研究黃浦軍港工程進行計劃，柯克並將對我海軍訓練提供一建議書。

美人的來踪去跡

由於東北和華中戰局的緊張，駐華美國人士在這半月內有幾處在做着撤退工作，據紐約十五日廣播，美駐漢口領事納爾遜用無線電向揚子江區的美國傳教師發出第二次緊急呼籲，請他們趕快撤退到有飛機場的大城市，據悉，已有二百美國人撤退到漢口，其中由鄂豫兩省撤出的有一百二十五人。鄭州和老河口是撤退的最多的地方。

同時，長春的美國領事館亦於此時奉令閉館，副領事史彬斯連日曾向各方辭行。而瀋陽的總領事渥孟德則已於十七日奉召返國。這是撤退的一面，與此同時，又報載着新任駐華美軍顧問團團長巴爾少將定二十二日啓程來華就任的消息。

前任的魯克斯團長曾於二十日飛紐約對記者宣稱：「南京政府正在為它自己的生存而戰

爭，美國應該趕快擴大軍事援助，為南京政府訓練實際作戰的軍隊。又說：國共的戰爭是生死鬥爭。關於國民政府腐敗，他說，這多半是「誇大的」傳言。他不願批評詳細的援華計劃，他說這是「我的上峯的事情」；關於軍事方面，他表示贊成現在台灣開始訓練中國軍隊的計劃，他說，中國戰事現正激烈進行，共產黨隊伍裝備比政府軍好。他指出，國務院目前對華的計劃，僅限於訓練，但是他認為應該由美國軍官直接到戰場上協助。末了他說，他沒有找出蘇聯裝備共產黨隊伍的證據。

從這些美人的來踪去跡之間，可以窺見中美關係變化的痕跡。

### 貝祖詒到華府後

貝祖詒率領的技術代表團於十六日安抵華府，迄今已達一週之久，但根據報章上的記載，始終看不出有一點頭緒，甚至連馬歇爾還沒有看到，一切籠罩在神秘的氣氛中。中央社二十一日有佈告報，說：美國援華計劃，現正由技術代表團與美國務院，以秘密方式進行討論。並說這是雙方決定，在目前一切均須絕對保守秘密。

在這種秘密之中，外間所得而聞的有兩個洩出來的消息，一是：「美援華具體方案中之軍火一項，傳已大致決定，總數約為二億美元，另一是美國對華出口商亨特氏的呼籲，他主張立即貸華六億元作為建設華南之用，強調恢復粵漢路和恢復華南工廠。」

而在二十三日却突然公佈一個消息，說是馬歇爾透露援華計劃已經完成，可於週內送交

全國顧問委會及預算局，經此兩機關批准後，再送呈杜魯門總統，由其正式向國會提出，國會通過之後，就可實施了。

至於詳情如何，再也看不出有一點消息，一切是顯得那樣神秘。在這時期突然又活躍起來的孔祥熙氏，也發表了談話他希望能夠得到十億美圓，以作穩定中國新貨幣的準備金。不過看形勢，改革幣制不過是面子話，骨子裏恐怕不是那麼回事。

### 沙面的風波

自英方藉口「維持衛生」而掀起九龍城事件之後，一時國內反英空氣極為高漲，十五日，監院舉行監委談話會，聯名提出請政府剋期收回香港九龍的建議案，其中警句有：「益以香港與九龍租借地存在之關係，各種違法反抗政府之份子與團體，均以此為依附，一切走私均以香港九龍為活動根據地，香港政府亦陰為庇護」。

十五日，南京國立政治大學等大中學十二個單位派代表赴外部請願，請政府收回港九。上海和天津學生界也有護權運動的發動，十六日廣州各界舉行示威遊行，參加者說有三萬之多，當至沙面英領事館前示威時，館內竟突然起火，一時火燄高熾，竟將英領事館，英新聞處，英商太古洋行，香港航空公司辦事處以及路透社廣州分社焚毀。是晚行轅主任發出佈告，說是有奸人乘機混入而縱火。

這事件發生後，廣州英僑即向香港撤退，英方反過來向我政府提出抗議了，形成了九龍城與沙面的交互抗議的僵局，迄今未得解決。

二十三日，合眾社傳出一個消息，說香港政府曾十分客氣地勸告民主同盟與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停止在香港之進一步活動。同日，仰光英當局會同警察搜查該地民盟份子蕭崗等人的住宅。

這可能是九龍事件正常的發展，從沙面掀起的風波可能從此平息。

### 馬卿計劃的難產

馬歇爾計劃在提交國會的過程中，他遭到了共和黨不少的刁難，共和黨並不是反對這個計劃，而是慳吝地不肯拿出那許多錢，以胡佛為首，如塔虎托與惠里等都想大大的修改馬歇爾計劃，把他為首十五個月所需之六十八億元減少四十億元，並想把援歐的期限縮短為十五個月。至於真正反對的呼聲，則可於華萊士的演說中得之。他說：「馬歇爾計劃只是更加強少數獨佔資本的控制大企業。而這些獨佔資本家是只顧私人的龐大利潤，絲毫不管廣大人民的利益」。

馬歇爾計劃的重點是重建德國西部的工業，杜勒斯說的好，他大聲警告反對馬歇爾的人，他露骨地說：美國為準備另一次大戰的軍費，需要一百七十億元。又說必須重建西德的工業，然後馬歇爾計劃才能奏效，另說：要化幾十億圓於復興歐洲，而不恢復德國生產和把共產黨趕出德國去，這是最愚蠢的。「我深信如果我們放棄馬歇爾計劃或削減他的數字，就會迫使我們在以後要花比現在更多的錢」。

這些話確是最坦白不過，他道出了馬歇爾是怎樣一付慈善心腸。

於是英美成立西德政府的消息一旦透露，魯爾區的德國工人立刻發動四百萬人大罷工的運動，以為響應，自十六日起，魯爾的三個重工業城市十萬鋼鐵工人已開始罷工，二十一日起美佔領區的巴伐利亞省也接着爆發了普通的大罷工。慕尼黑與威斯巴登都在掀起洶湧的「反飢餓罷工」的怒潮，為數約有二百萬人，據倫敦電，英美當局認為「這是共產黨對馬歇爾計劃的怠工」，德境美佔領軍總督克萊就聲稱：共產黨現圖利用糧荒，以唆使騷動，領導罷工。又稱：德境有近一萬美軍，均已準備應付任何緊急事件。

這樣，馬歇爾計劃的產生並不是那樣理想的順利的。

### 貝文重彈邱吉爾老調

正當蘇聯「真理報」在攻擊英首相艾德禮及內相龐德遜的演說，說他是協助現在美國國會中留難的馬歇爾計劃，擔任搶救該計劃之救火隊的時候，英外相貝文突於二十二日在下議院發表英國外交政策的聲明，正式宣佈英國澈底擁護馬歇爾計劃。

這一個聲明包含下列數點

- (一) 成立西歐政治同盟條約，擴大英法敦刻爾克同盟條約，將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義大利甚至於西德一齊包括在內。
- (二) 認真蘇聯擴展政策，對四強合作表示絕望。
- (三) 稱讚美國所主持之歐洲復原計劃。
- (四) 願與歐洲及全世界發展貿易社會及文化各方面之聯繫。

(五) 對日和約仍交由十一國委員會辦理，反對蘇聯主張交由外長會議辦理之提案。

這一個聲明除了遭受到「工黨叛徒」的反對外，在國內得到工黨的普遍贊助，尤其是一向攻擊工黨外交路線的保守黨領袖邱吉爾與艾登也居然狂烈的喝起彩來，說出了一「從此歐洲和平有了希望」的話，這其實是老邱的老調，老邱早在倡組「歐洲合眾國」。至於華府方面，更是一致歡迎，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范登堡說：「這是從歐洲方面從未聽過的最有希望的事。」

二十三日，美國務院發表聲明，表示竭誠歡迎之意，說希望英法比荷盧諸國即成立軍事同盟。而高級官員更透露倘西歐國家需要美國參加，美國可以成為該同盟公約的一個簽字國。

這樣自倫敦外長會議以後，經過英美合併西德佔領區，兩個世界的分裂，至此成為定局。連華府的觀察家都說：貝文的建議將正式形成東西兩個世界。

### 地中海上的火藥味

當馬歇爾計劃在政壇上正在發酵的時候，杜魯門主義已在積極實施，雅典二十一日電，美軍官十九名已由該處飛往希臘北部戰場，直接指揮希軍和游擊隊作戰。另有八十名美國軍官不久也要以顧問資格，參加希軍。

與此同時，美國「中途」號航空母艦，「拜萊」和「艾克里森」號驅逐艦「天堂」和「小磯」號巡洋艦都已開到馬耳他島，同來的還有裝載一千名海軍陸戰隊的運輸艦。美地中海艦隊司令康宜諾萊宣稱：美國派赴地中海之

一特種混合艦隊，其規模之大正與戰時相同。美海軍部並宣佈美大西洋艦自二月九日起將在大西洋及加勒比海作戰術演習，且將在波多黎各東部演習登陸戰。

此外，另據安哥拉電：美大使魏爾遜並與土耳其總統伊諾努舉行長時間秘談，一般推測土政府將採取某種行動。

按美國在地中海上劍拔弩張的情形不談，英國在中東一帶也大肆佈置起來。十五日，英國和伊拉克簽訂了二十年同盟條約，規定兩國中任何一國發生戰爭，或遭受敵對行動威脅時英願立即在此具有戰略價值之中東國家建立軍事基地，並派遣軍隊駐紮。雖然伊國國會仍在拒絕批准這個條約，不免使人掃興，然而倫敦固已在歡呼「這個英伊同盟條約，是英國在中東對抗蘇聯的新成功。」

木耳元月二十六日

### 本刊新年特大號目錄

半月開	一年來的世界大勢	木耳
	一年來的歐洲	費孝通
	一年來的亞洲	馬廷棟
	一年來的中國大局	黎際棠
	一年來的內軍事形勢	高樹
	一年來國內學潮	周華
	中國憲政之前途	吳之椿
	文壇何在	李廣田
	通訊與雜文	
	宋子文的建軍運動	公彥
	廣東省行被騙記	丁冬
	廣南人民怎樣被奴役着	裴文中
	懷塔塔木林	巴魯爵士

# 漫談美國經濟恐慌及馬歇爾計劃

劉布谷



歲暮夜寒，客來圍爐閒談。妻素慷慨，即以大杯白開水敬客，並殷誠讓坐。我知客有品茗癖好，白開相敬，甚感歉然，乃聲明道：

「老兄，你知道現在香片最少二三十萬元一斤，多大的數字；這樣，我們只好把「寒夜客來茶當酒」，改作「水當酒」了。」

客：「你以為我還像過去一樣，保留喝茶的資格嗎？一家數口，而現在白麵每袋達一百一十萬元，小米麵每斤一萬三千元，雜合麵也每斤萬元多，活命猶嫌力有不足，還談什麼品茗！……」

主：見客牢騷滿腹，報以哂笑。

客：「物價，物價！索命的物價！全世界物價高漲，連美國也大喊經濟危機，「每個華國人都感到高漲的物價壓力」了！杜魯門於十二月二十八日批評反通貨膨脹法案時說：「自十一月十七以後，通貨膨脹可怕，每磅黃油自八角八分漲到一元零五分，每雙男鞋平均自八元七角二分漲到九元三角三分，每磅豬肉自二十四元七角五分漲到二十六元四角，每磅牛肉，已漲到四十元」。據說美國會通過的反通貨膨脹法案，軟弱無力，物價還要繼續上漲，經濟危機會日益嚴重化」。

主：「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中國有貪污，美國亦有貪污」；中國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美國亦通貨膨脹，物價高漲。天下老鴉一般黑，不足為奇了？」

客：「我倒不作如是想，像阿Q樣聊以自慰。不過，我覺得美國號稱金元王國，說要援助各國，動輒幾億，幾十億，幾百億，如馬歇爾計劃共需一百六十億元至二百億元。這以我們的法幣說，數字並不驚人，但以美元數字來說，是驚人的。美國這樣闊氣，有如此大力量援助別人，為甚麼聽自己的經濟危機，像杜魯門所說的「可怕的通貨膨脹」，反而沒有辦法遏止呢？」

主：「這要從美國社會經濟生產本身去解答了」。

客：「說到生產，美國是世界的最大的強國，她的高度生產力量，亦非各國所能比擬。這次世界大戰，戰火從沒有觸及她的海岸，不但沒有遭到損失與破壞，反而使她更加富強，今日資本主義世界三分之二的生產集中操縱在美國手內。她的生產力並不如我國一樣低落，那末生產力增高的結果，當然增加社會的財富，美國的經濟危機與物價高漲，怎麼從她的生產本身去求解釋呢？」

主：「老兄，莫着急囉，你所說的美國高度的生產力量，亦是我所要先說明的。不過，這種高度的生產力量是怎樣形成的呢？也可以說因這次大戰，軍火的不斷需要所造成美國的生產增加。如以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的美國生產指數來說，由一百增加到二百三十七。以全世界資本主義生產方面所佔的百分比來說，從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由百分之四十八，五躍升到百分之六十以上。以全世界的運輸力量所佔的百分比來說，從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時止，由百分之三十八跳躍到百分之七十二。因此，她在戰爭期中，（一九四二年——四五年）私人所得工業利潤，超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的每年平均利潤之二倍半。而這種私人利潤的累積工作，以不健康的危險的速度向前發展，到了一九四七年，預計私人利潤有一百七十億美元，比一九四三年戰時利潤最高數目減低三分之一。但我們必須知道，這種高度的生產力量，巨量的利潤累積，不屬於國家或全體人民所有，乃完全屬於少數資本家所佔有所享受，換言之，即山摩根等九大家族控制美國的經濟命脈，掌握佔資本主義世界三分之二的生產力量。這種龐大的生產力量，不為全美國人民謀利益，只為少數獨佔資本家集團謀取巨量的利潤之滿足。這是美國經濟體係最矛盾的地方。因此它一方面有巨量的私人利潤累積，一方面人民生活普遍的貧乏，一方面過剩的商品堆積如山，向國外尋求出口市場，一方面本國物價高漲，失業增加，生產隨之萎縮，經濟危機四伏。同時還須指出一點，「戰爭」與「經濟恐慌」，幾乎結了不解之緣，是對孿生之子。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世界各國曾經普遍

地鬧過經濟恐慌。像英美過去會把過剩的商品大量傾入海裏的先例，也許不久美國就會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各國因損失慘重，元氣未復，大都陷在經濟危機的泥坑里，美國是世界的一環，又何能獨善其身而倖免呢？」

客：「你說美國經濟恐慌，由於牠的不健康的生產組織及其矛盾所造成的道理，我倒首肯。至說戰後世界各國經濟恐慌，差不多是不能避免的一般現象，我看也不盡然。」

主：「請詳言之。」

客：「如現在蘇聯的經濟情形就不同了。蘇聯自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實行幣制改革和廢除配給制度的辦法以後，牠的經濟更形穩定下來。以一般物價來說，麵包每公斤由三點四盧布，減至三點二盧布，印花布每尺由三十九盧布減至十點一盧布，山羊毛女服每套由二百五十盧布減至七十七盧布，男子套鞋由二百五十盧布減至四十五盧布。這雖是指新幣購買力而言，但據蘇聯政府公佈物價指數，以新幣價值比較計算：麵包價格平均減低百分之十二，穀物肉類平均減低百分之十，工業品等平均減低三倍以上。蘇聯的生產建設，會遭慘重的破壞：以一九三八年年的生產指數為水準，在戰爭期間（一九四一—四五年）它的煤礦業的百分之七十五，鋼鐵業的百分之七十五，發電站的百分之五十七，鐵路網的百分之七十四等等，都被德軍入侵破壞；雖然它地廣人眾，現在正埋頭戰後「五年計劃」建設工作，但恢復過去生產水準，亦非一二年內所能為功，若以戰後各國「經濟恐慌」是一般的不能避免的現象來說，為什麼蘇聯能獨免經濟危機發生，物價指數反而減低，人民生活水準反而提高呢？」

主：「你這一問，問得很有道理，并且觸着問題的焦點。戰後世界各國難免「經濟恐慌」是指一般性而言，但亦有其特殊性，如美蘇兩大強國是個很好的對照，同為參加作戰國家，一個本土既經遭到慘重破壞，生產力量迄未完全恢復，而它的社會反而安定，沒有發生經濟恐慌，一個本土未受戰火波及，且因戰爭促使它的生產指數飛躍地增高，利潤亦隨之驚人地增多，現在戰爭結束之後，未久，生產力即萎縮，生產指數降低，利潤當然減少，因之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可怕的通貨膨脹」！

服！」

客：「為甚麼美蘇兩國有如此不同的特殊的經濟情形呢？」

主：「說起來很簡單。因為蘇聯的社會經濟命脈為社會總體所控制，一切生產力量屬於人民所有。社會的生產，是謀供全人民的消費所需，而非為私人謀取利潤而生產，因此，它的生產力量或大或小，生產指數或高或低，無關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够按照一定的計劃進行生產，照勞動比例公平分配，商品已失去支配人的魔力，貨幣不過像一張合作社社員的購物証而已，「錢能通神」的萬能性失效，社會自然沒有缺乏或過剩的矛盾現象，經濟危機的因素根本不存在了，美國的社會則完全相反，前面我們已說過，「不管它的生產力發達怎樣空前，甚至佔去了資本主義世界三分之二，但對人民害多利少，因為它只屬於以九大家族為中心，幾個獨佔資本家集團而已，像它那樣龐大的煤礦業，鋼鐵業，汽車業，紡織業，金融業，水電站，交通網等等，均為滿足私人利潤而服務，人民的利益放在附屬的不關痛癢的地位，例如這次美國因經濟危機，物價高漲，而國會通過的反通貨膨脹法案，僅「規定大企業者「自動」分配運輸工具，統制商品和限制投機買賣」。杜魯門在這些大企業者（資本家）的面前，眼見人民生活瀕於飢餓，也只好低頭嘆氣道：「這種規定只能發生很小的作用」，因為「政府根本無從保護「人民的福利」，沒有東西能够使這種「自動」作到如何地步了」。這不是明明白白告訴我們，美國的私人利潤高出人民生活利益之上。杜魯門政權除了為少數資本家集團利益盡忠之外，為人民利益服務是顯得怎樣的低能軟弱，焦頭爛面。」

客：「那末，美國怎麼辦呢？」

主：「怎麼辦？當然他們要想辦法呀！不過，我們先要了解兩點：第一，美國的經濟恐慌及通貨膨脹的惡果，雖然為全體人民（連資本家在內）所共食，但必先解決資本家的生產萎縮問題，然後才能解決人民失業及生活問題，並不是先解決人民的問題，然後才能解決資本家問題；換句話說，以解決少數獨佔資本家集團的利潤問題為前提。第二，戰時美國的經濟繁榮，是由於軍火不斷的生產與國外廣大的市場需要所造成的。所以杜魯門於一九四七年年年度經濟報告中坦白地說：「由目前

「非常輸出超越輸入所維持……暫時繁盛着我們的經濟狀況」，可是「蕭條的危機依舊存在」，爲什麼老杜這樣說呢！因爲自戰爭結束之後，一方面各盟國的軍火需要中止或減少；一方面全世界的人民都處在飢餓的狀態中，對美國工業品的購買力降低，出口市場無形中縮小；美國的「繁榮」一天走向「蕭條」的下坡路了，據美國政府統計，到了一九四七年七月份的輸出的指數，已經較五月份降低了百分之十九，現在是每況愈下。在這種嚴重的情形下，美國整個上層的獨佔資本集團，唯一的辦法是開關市場，獨佔市場，以挽救內在的經濟矛盾產生的危機。」

客：「自德，意，日等國失敗之後，英法衰弱自救不暇，在世界市場上已再無第二者與美國相角鬥了。美國又何必着急，世界市場自然是屬於美國的呀。」

主：「是呀，但不幸的是：世界人民普遍地處在貧困飢餓中，對美國的商品失去了惠顧的興趣，紐約的大亨們爲了解決自己的經濟恐慌，欲使世界因貧困而蕭條的市場胃口暢開，必須用富有刺激性的藥劑，甚至不惜製造戰爭的空氣，企圖掩藏他們的真面目。例如什麼精神上的馬奇諾防線呀，什麼戰爭危機呀，這末一來，美國資本家們的過剩商品：重至飛機，槍砲，坦克等軍火，輕至呢絨，香煙，玻璃衣櫥，電影片子，及口紅香水等化妝品，才能有希望送到各市場中去消化。所謂「馬歇爾計劃」，就是在這種情形和內容下產生的。」

客：「據說「馬歇爾計劃」是用巨款去援助各國的復興，救濟世界人民的貧窮；你怎麼把牠看做獨佔市場及解決美國自己的經濟恐慌的計劃呢？」

主：「老兄，你已經被美麗動聽的「名詞」矇蔽了視線。所謂「援助」，「救濟」云云，戳穿看，是狼身上披着羊皮。你以爲美國「援助」各國的貸款數字，動輒幾億或百億元，就慷慨地支出金元或美鈔運送到各國去嗎？完全不是那末一回事；運送到被援助各國去的，不是金元或美鈔，而是軍火及輕工業品等過剩商品，從而收回廉價的原料，從事軍火的再生產，累積更多的利潤。如本年元月中央社華盛頓十日合衆電稱：「美國務院在其提交參院外委會之特別報告中稱：美國依照馬歇

爾計劃可能獲得數百萬噸重要礦產但無鉍苗在內，國務院爲答復美國援助歐洲後可獲得何種原料以爲報酬之問題，列舉甚多美國罕有之礦苗，可以儲備以爲美國重整軍備計劃之用；此項物資多爲取自獲得馬卿援助計劃之西歐十二國家之殖民地」。這不是狼身原形畢露嗎。所以，華萊士早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反對杜魯門「援助」希土大會中大聲疾呼說：「世界在飢餓中，世界在大聲疾呼地要求，但它所要求的不是要美國的坦克和槍砲去毀滅更多的生命，製造更多的飢民；而是要美國的糧食和鋤頭去完成和平使命。」

客：「一點不錯。世界真正的危機，絕不是現在有什麼戰爭危機，而是因爲過去幾年大戰世界各國慘遭破壞的危機；千萬人民至今還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老者失養，幼者失怙，飢餓與疾病掩蓋了整個的世界！」

主：「對呀。如果美國不爲私人利潤打算，真爲鞏固世界和平着想，爲消滅人類的匱乏打算，基於平等的互助互惠條件，而去援助慘遭戰爭蹂躪的世界人民的話，世界人民歡迎之不暇，美國就不用着事先製造一種什麼戰爭危機空氣，或防什麼反什麼的「馬奇諾」防線，亦不用着單獨來一套馬歇爾計劃；美國儘可以把力量交給「聯合國」及「聯總」有計劃的去進行世界性的和平復興工作。可是美國的野心家們不這樣做，迫使「聯合國」解體，促使「聯總」組織死亡，利用戰後各國的貧困，強迫牠們接受牠的奴役條件，從而在各國收買代理人爲美國實行牠的擴張政策。例如希臘哀鴻遍野，人民急需糧食，美國却給希臘送去大量的槍砲，坦克，軍用卡車以及美國的軍事顧問。東南歐各國——波蘭，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捷克等國，掩蓋在飢餓災荒的海裏，因其政府不願被奴役而充當美國的代理人，美國不但不予援助，反企圖在西歐方面結成封鎖線以困之；而去援助既非盟國又不急需糧食與物資的土耳其。牠對亞洲各國的「援助」內容亦如是。」

客：「馬歇爾計劃」的真面目既是如此，英法兩國，應該有所警惕，爲甚麼還要贊成牠呢？」

主：「英法兩國，只是政府需要馬歇爾計劃，人民是不歡迎而且反對這套花樣的。因爲英國政府於一九四六年已化掉了美國三十七億五千

萬美元的借款，已把英國的手脚鐵緊縛住，弄到非依賴美國無以為生的田地；法國政府於一九四七年化掉了美國貸予的巨款，以排除政府中的反對派為條件，使法國政府官員墮入美國預定的圈套，不能自拔。同時英法的「政治家」還幻想利用美國的力量，在西歐建立以美國為中心的債務集團，并在這個集團內部担任美國的頭等經紀人，以便從那些弱小國家頭上分取油水，企圖收回在許多國家中喪失的市場。在這種「同床異夢」的情形之下，英法政府當然要把馬歇爾計劃作為救生圈緊緊地抱住不放了。因此，華盛頓的資本家的代表人在高呼戰爭的危機呀，建立反十字軍呀，打倒××呀！倫敦或巴黎的資本家的代表人亦隨聲呼應，好像世界已經天翻地覆了似的。」

客：「這樣說來，所謂「馬歇爾計劃」的火藥氣息太重了！」

主：「如果不是火藥味太重，在這時期，美國為甚麼要派出軍事使節團向世界各國活動？為甚麼要到遠離美洲的世界各地建立無數的海空基地呢？如在希臘，土耳其，日本，義大利，伊朗，埃及，奧地利，南朝鮮，西部德國……等地方，有的早已建立，有的正在建立之中。同時集合美國內軍火資本家準備大量地生產軍火。例如本年一月十一日中央

# 論美蘇關係

## 杜魯門主義批判之三



在美國廣泛相信蘇聯構成世界和平與繁榮的主要障礙，乃是一種完全出於製造的宣傳所造成的，他們計畫掩蔽着美國世紀政策實際的目的，這種宣傳運動遠在對日戰爭勝利的時候，便開始發動，當時美國想要摘取勝利的成果，但是發現不但受着世界上其他部分實在貧困所阻礙，並且

受到以前非獨立和殖民地的人民不肯馴服地恢復戰前狀態所阻礙。  
美國世紀的理論家就捨棄了羅斯福強調國際合作和積極鼓勵全世界社會和經濟進步的計畫，而代以支持戰前狀態的片面行動，他們利用「蘇聯擴張的威脅」作為一句理想的口號來向美國人民推銷他們的政策。

社華盛頓合衆電稱：「美國政府已邀請國內工業先進十五人，協助政府準備應付將來之任何大戰。企圖威脅世界人民馴服就範。」

客：「看這情形，美國因挽救其本身高度生產力的矛盾所造成之經濟恐慌的危機，而產生的「馬歇爾計劃」，很有可能引導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人類恐怕難以避免這次浩劫了。」

主：「第三次大戰雖有可能性，亦非不能避免。因為一方面美國的獨佔資本家集團，在處處埋置戰爭的導火線，另一方面世界上大多數人反戰爭的力量也不斷地在增長擴大，亦能成為撲滅導火線的和平海水。問題要看這兩種一反一正的力量相互消長的情形如何而定。」

客：「說來說去，世界在飢餓的恐慌中，在人製的「危機」的恐怖中，而咱們中國的情形又如此，我們何日才有溫飽的希望？」

主：「我以為為期不遠了吧，今年可看出希望的七八份，明年可看出十分。這說法雖有點近乎算八字的口氣，但我的話是有根據的。老兄，你看吧。」

客：「也祇好看了。」  
寒夜已深，客興盡辭去。

(元月十二日於北平)

PHILIP JAFFE 著  
談文 譯

這些理論希望我們相信，如果不是因為蘇聯，智利，巴拉圭，印度尼西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希臘，中國等國家甚至美國自己的喬治亞州都會成爲「美國生活方式」順從的信徒，不會有革命或者社會的不安，美國便可以毫無困難地獲得成爲世界工業和金融最強大國家的利益。這件事情的真相是：蘇聯並不負帶給全世界多少萬萬人民窮困和痛苦的责任，因為這種情形，遠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前便存在的了，注定壓抑力量勢將減弱的反叛種子，蘇聯也不負傳播之責。很顯明的，使全俄國人民於一九一七年起來推翻沙皇政權的，並不是蘇聯的「侵略」和「擴張」；在印度尼西亞，越南，古巴和墨西哥等這種國家中人民普遍的不滿和農民暴動不是由於蘇聯「擴張」的結果也是同樣真確的，雖



然不那麼明顯。蘇聯所曾經做的，只是給予那些被剝削的屬國一個民族打倒他自己地主和財閥成功的榜樣而已，他們也是拒絕與企圖恢復他們戰前狀態的政策合作的。

但是，千千萬萬的美國人民已經被銷售了那種「蘇聯是他們的死敵」的觀念，同時，對於一種民族意識，僅因為它是不正確情報和虛假宣傳的產品而不重視它，是很不實際的。因此，參照近年各種事態而考驗美蘇關係，必然構成任何對美國外交政策分析的主要部分。這個問題的要領就是美蘇兩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是否能在同一世界上和平地得法地並存。不幸許許多多左派，右派或者中間派的發言人對這生死交關的問題亂放厥詞，使人混淆不清。

在極右方面，赫斯特（Hearst）和麥柯米克（McCormick）的報紙和蒲納德（Bullitt），前任州長伊爾勒（Eale），本漢（Barucha）等畏蘇病者提供一種決策，就是用投擲幾百枚原子彈的手段，把蘇聯從地圖中去掉，經過一場大殺戮之後，美國人便可以從此隱居西半球，在一種稅率很低，沒有工會，自由稍受限制的制度下安居樂業。這些相信一次「四十八小時戰爭」可以替他們把世界弄成安全自命原子彈轟炸手者應該好好的把梵蒂岡機關報「羅馬觀察報」最近的社論研讀一下，他們警告西方列強勿作侵略和販賣戰爭比警者蘇聯更利害。天主教的政治家是最能適應變遷政治和經濟環境的老手，他們遠較我們坐在螺旋椅上的先生們更留心歐洲和世界政治的實際情況，他們了解世界的人民是多麼需要和平；他們知道發動一次原子戰爭將會引起大眾的義憤，整個歐洲當無例外；他們更知道在這樣的一個戰爭中，梵蒂岡既難中立也難安全，因為沒有一個人或者一個階級可以贏得對人類的戰爭，希特勒和東條從企圖奪取敵對各國的戰略據點轉變為企圖征服全世界的人民，結果他們被戰敗了。梵蒂岡不願看見「西方文化」的優勝者重蹈覆轍，如果「即與蘇聯開戰」的主張者認為梵蒂岡並非可靠的導師，不妨思索一下美國優秀歷史學家康麥佐爾（Hervey Steel Cummings）在他題為「蘇聯將會贏得下一次戰爭」一文（載於雜誌文摘一九四六年十月號）中的話，康麥佐爾教授以心平氣和公正不偏的語句作結論，指出美國任何藉原子戰爭去掠奪蘇聯或者召集一個聯合陣線來對付蘇聯的企圖都一

定會失敗的，理由很簡單，就是因為全世界的人都不會支持我們。相信美國能贏得這樣一個戰爭的念頭，他指斥為妄想。

在比較不那麼極端的右派集團中，我們發覺許許多多兩面的說法，他們一面堅稱在世界上不可能有兩種社會制度並存，蘇聯是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的死敵，然而這一集團的發言人還在極力從事辯論，會商和協議，他們還在呼籲蘇聯「合作」。但是怎能够與一個如此壞的國家和這樣一個人類的禍害獲得協議呢？和這樣一個野蠻和不講道德的匪徒共坐在會議席上有甚麼道義上的理由呢？這種矛盾的舉措就是那些「免戰」派的特色，他們是不擇手段以謀達到他們經濟和政治野心的。這一集團的份子隨着政治氣候或硬或軟，他們以之作爲一種戰術，拿共產主義妖怪去攪擾和恐嚇美國人民，企圖贏得廣大民衆支持其國內的騙取和國外的冒險，其實他們對於投票的獲勝遠較美國人民利益關心。雖然他們心裏知道和蘇聯合作是不需要犧牲任何美國正當利益便可以達到的，但是他們把保存和增大他們個人的財富（政治和經濟的都在內）看得比爭取世界和平還重要得多。

當我們轉看所謂「中間」或者「中庸」派的哲學，便會發現幾百萬誠實自由主義者的最會說話的代言人中不少是蒙昧主義者，這集團的分子致力於研究美國民主，言論自由和立憲的傳統，以之作爲資本，但是他們沒有言行一致的計畫，他們是最善於說「人民利益」的，但是僅限於不威脅妨害他們個人成功和既得的利益，他們自命爲「真正民主」的衛士，但是死命反對任何對這名詞相反的解釋；他們在商業上有資產是表示他們能對每個問題方面面顧到，然而他們害怕一切揭穿他們富有的學說。除非蘇聯自掃門前雪而不問他們，這集團的分子才會喜歡蘇聯。造成專業和病態「反蘇主義者」的溫床的也就是這一個集團，他們或由於私人的怨恨，或由於受了金錢的報酬，便成了極右派報酬優厚的說客了。他們雖然自稱爲美國自由主義的衛士，但是對任何不喜歡他們主子的個人或者運動，都施以誹謗和詆毀，他們的言論通過報紙和無線電網而達到美國各日刊週刊和月刊上，他們較任何其他集團都應負製造反蘇情緒浪潮和阻止美國人民對自己在戰後世界所扮演角色作清楚和遠大思維的責任。

最好稱爲「幼稚左派」的集團也給予差不多相等的混擾，這些「極端左派分子」一堅指美國資本主義和蘇聯社會主義是不能和平相處的，美國資本主義傾向戰爭難於避免，因此即速從事爭取社會主義美國的鬥爭乃當前亟務，換句話說，他們的預言，如果不是結論，是與極右派的本漢和蒲納德相同的，他們從壞處着想，因爲他們誤信在某些奇蹟中，最好會從最壞中產生——在這種情形中，最壞就是全世界的破壞和災難。他們在安全的隔岸觀火，歡迎中國，印度和歐洲內戰的局勢，認爲是世界革命的優越者，他們不管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印度人和歐洲人的生命在這過程中，作了不必要的犧牲。

另外的一些左派的理論家建立了一種詭辯的論據，他們說捨棄羅斯福政策是美國獨佔資本的一種特性，如此只有走向對蘇戰爭的一途，他們又說羅斯福計畫只被用作掩蔽美國真實的意圖，他們這種論點的結論是呼籲回返羅斯福計畫，但是如果羅斯福的計畫，只是征服世界的掩蔽工事，或者它不是在美國資本主義利益之中的，呼籲恢復羅斯福的計畫不是很可笑的嗎？回返羅斯福計畫，祇有除非那計畫是被採行作爲走向世界和平的途徑，那才會對資本主義美國，社會主義蘇聯及其他各種典型和在發展過程不同階級的較小國家有益的，這些左派理論家不能自完其說，預言和結論中必定有一個不對，因爲二者互相矛盾，這種混淆的思想對這個主導的問題只會助長了反動的陣營。

在美蘇宣傳戰所釀成的烟霧和熱潮中，有一些根本的事實。其中一端就是人類有史以來便曾經有不同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在同一個世界中並存相處。另一件事實是有領導地位的蘇聯政治家，和備受尊敬的美國人士，都曾表示過深信他們高尚的制度，可以在和平的基礎上並存，更可注意的，是當這些人們說資本主義美國和共產主義蘇聯，可以和諧相處，並不是說美國要走向共產主義，或者蘇聯要變成資本主義。我們許多左派的理論家，似乎忘記了羅斯福執政時的美國，既不是資本主義的也不是有美國世紀意圖的，我們與蘇聯合作，維持世界其他部分進步趨勢的能力可以不受損害。

說到這方面，我們值得引用蘇聯藍敏教授 (Prof. Lenin)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日所廣播的原詞，他的題目是「各不同政治社會制度合作的可

能性」。

史達林元帥，當史達林往調時所作關於不同社會政治制度合作可能性及蘇聯人民合作之意願的聲明，深受各地的歡迎，不但因爲它給予蘇聯外交政策一個權威的解釋，並且因爲它對加強國際和平與合作提供一個確定的計劃。不同社會政治制度之間合作的可能性就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基礎。

史達林提及蘇聯創立者列寧的觀點並不是偶然的，合作的理論，列寧遠在一九一八年布萊斯特立脫維斯克談判時期便維護過。二十年前，史達林在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中，討論蘇聯和平政策和與資本主義謀取順利合作的努力時曾說：「我們與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將以兩相反的制度是否得以共存爲基礎。」那就是蘇聯外交政策從前和現在所依循的路線。

有些外國的評論家，把史達林元帥在和史達森談話時所作的聲明當作新的東西，甚至高興的話，把它當作蘇聯對這問題路線的改變，這些評論家一定是不大熟悉國際關係的歷史，要不然就是希望他們的讀者們記憶力不好。

我們可以回憶一九二七年國際經濟會議，感謝蘇聯代表的發起，通過了一個支持各不同社會政治制度合作的決議案，當然這決議案的通過並不就是表示對目標完全了解，過去十年的歷史中，有過不少關於這種合作要爲了人民付諸實行的事例，但是歷史也給予我們不少合作可能性，不受重視而犧牲了人民的例證。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歐戰停止後，蘇聯會一再向協約國提出過合作的問題。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五日蘇聯向威爾遜總統遞一公文，內提及以前曾遞過九件公文，都是關於同一個問題的，蘇聯準備讓步，蘇聯的政治家都力稱經濟合作是極可能。不幸得很，在協約國中流行着邱吉爾所領導的一種干涉政策，蘇聯關於合作的建議被否決了，協約國的領袖們都喜歡用封鎖和干涉等一類的手段，結果他們的政策當然証明是要崩潰的，可是同時這種政策對全世界的人民給予極大的損害。

到了三十年代國際關係相當穩定的時期，雖然還有若干強大資本主義國家存着反蘇的陰謀，蘇聯和其他國家的經濟關係已大爲轉好。許多

國家都發覺蘇聯是一個有金錢信用的好主顧，那時候蘇聯和德國，英國及美國的商務尤其大。不過，商務雖然大，但還未達到他的可以發展的最大限度。

在一九三三年的國際經濟會議中，蘇聯代表曾表示蘇聯願意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中訂價值十億美元的貨物。當資本主義正逢危機時候提出的這種建議。如果真的能够成爲事實，當然會因爲造成對金屬品和機器等過剩商品的需求而救助了資本主義的經濟，但是這種可能性並沒有被了解，那些反蘇者並不和蘇聯合作，並且對蘇聯發動一種誹謗運動，攻訐蘇聯，說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應由蘇聯負責，他們對蘇聯的輸入品高建關稅壁壘，這運動中的一個領袖就是希特勒的德國。

到了四十年代，不同社會和政治制度間的合作變成十分重要了，需要有一種共同的努力去保衛愛好和平的人民，蘇聯的外交致力促成反侵略集體行動的組織和建立一種國際安全的制度，蘇聯在一九三四年，加入了國際聯盟，一九四五年與德國和捷克簽訂了互助條約，並想締訂一個包括整個東歐的互助條約。當希特勒吞併奧國的時候，蘇聯曾提出一個關於所有愛好和平國有效合作的具體建議。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蘇聯又曾向英法兩國建議締訂更進一步的互助條約以制止德國的侵略，但是英法美的政界追隨着一種共同綏靖的政策，慕尼黑綏靖主義者極力引導德國向東侵略蘇聯，他們盼望發生蘇德戰爭。

「可是慕尼黑的策畧完全破產了，它把各國導向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戰時，蘇聯與英法美及其他各國戰鬥的合作成功地發展，不同社會政治制度可併存的定理在戰火得到了考驗，那麼爲甚爲平時經濟合作不能像戰時一樣爲雙方的利益而發展呢？爲甚麼戰時會携手合作的反希特勒國家間的關係在戰後的今日不能保持和加強呢？」

「在最近幾個月來，史達林元帥常常論及國際政治的重要問題。他在戰爭暗淡的日子曾對小羅斯福說過：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永遠不會妨礙自由國家在抗敵戰鬥中的團結，而且那種團結在和平時期更可以發揚光大。在他和史達林的談話中，他曾說道：兩個不同的制度既然在戰時能共同工作，爲甚麼在戰爭完結以後他們不能合作呢？他同時並指出如果有合作的誠意，不同經濟政治制度的合作一定可能的，如果沒有那種

誠意，那麼便和相同的制度間合作的問題一樣。

最近有各種否定不同政治制度合作並存定律的教條和理論出現，這些理論的發言者不但說這種合作是不可能和不可希望的，並且預見這些制度間必然發生衝突。不用說，這種不懂基本原則的理論對於建立和平工作是毫無幫助的。在另一方面，全世界各國中，有一個集團是不同意這種近視的理論而相信合作的。在全世界大部分的人民反對那些攻擊合作並且組織表示準備新戰爭意思集團的反動帝國主義分子，各國一般普通人民都不會動搖他們抉擇的意志的，那就是要合作，他們需要長期穩固民主的和平。」

當藍敏教授發表他的談話的同一天，真理報上的一篇社論稱：莫斯科需要「與一切有同等合作誠意的國家和平地認真地合作，不管經濟制度的不同」。爲了更求證明當蘇聯主張與美國合作在他們心中是指資本主義的美國，我們不妨引真理報編輯沙斯拉夫斯基 (Naslavsky) 所撰文章中的幾段話；沙斯拉夫斯基在羅斯福總統逝世兩週年紀念日特爲美國報紙撰寫此文，但是美國報紙並沒有發表，在這篇文章中，他說：

「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於他逝世二周年的時候作爲一個偉大的政治與思想家站在於全人類之前。人們對於他的印象並未隨時間而淡薄，相反的，他今天對於我們似乎是一個更偉大的人物。羅斯福是一個永遠不會被人遺忘的人……羅斯福深受他的人民的尊敬與擁戴……這偉大的聲望從那裏來的呢？羅斯福是「左」的嗎？從若干方面看他他是資本主義的護衛者，但是在他祖國真正的舊民主傳統中，在許多偉大的美國政治家反對壟斷獨佔和外國掠奪侵略的傳統中，他是一個愛國者。

「羅斯福與其他美國和歐洲政治家所不同者在於他眼光的遠大，在於他能看得到過去，現在，並且看得到將來，他有足夠的意志力，看輕一時的利益而重視整個時代的利益，這就是當年深重的 濟危機把美國帶到嚴重的社會變動的邊緣時他所採的政策，他用他總統所具有的權力，實行政府干涉農村經濟和削減大資本家的自由來減輕危機的嚴重性，他邀請小資產階級中最有才幹和最忠誠的智士在他的政府中和他合作。他是那有名的「腦力托萊斯」的創始者和許多龐大公用事業的發起人，羅斯福在所有這些事情都受到人民的擁護。



前輩談起戰前大學生活，恍如隔世。以英國財富之雄厚，分配之公平，其學生生活尚且困苦如是；在我們這個經濟瀕於破產的國家，教育經費已經少得可憐，若更廣為分配，將使人人困屢不堪。雖然當年的大學生活並不盡可取，但比起目前的情形，已够我們羨慕與向往。學生的命運常是國家命運的反映，我們今天與其說是在哀悼自己的命運，毋寧說是在哀悼國家的命運。譯者譯此文，目的並不在為牛津學生訴苦而是為大家介紹一些與我們同樣掙扎於苦難中的伙伴。

——譯者

所謂文明在衰落指的是什麼意思？依什麼標準來估定它的衰落？憑什麼徵象來認定它的衰落？我記得最初引起我這些疑問的是一九二〇年左右勃萊斯福（H.N. Brasford）在這種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

勃萊斯福曾經旅行波蘭荒蕪的原野，在一個戰前結識的波蘭爵士家裏勾留過一段時間，那裏食糧匱乏，屋子裏也沒有取暖的設備，可是這爵士依舊恬然自得，坐在收藏豐富的書齋裏和勃氏暢談希臘的雕刻，正當他們誇得起勁時，來了一個衣服襤褸，舉止粗笨的農夫，站在門口，和爵士簡捷了當地談了幾句關於農作物怎樣處置的話。勃氏正感到莫名的詫異：怎樣一個農夫可以隨便踱進書齋？爵士說：「那就是我的孩子。」

在最近的牛津之行裏，我也有類似的文明在衰落的感觸，不過沒有上面所說的那麼明顯而已。牛津現在有七千多個學生，比起我們那

時的三千人來，顯然擁擠得多了。在演講完了之後，我到勃里奧（Balliol）學院去和在校的學生作非正式的談話。看到四十來個男學生擠在一間中型的房子裏，他們雖也喝一杯啤酒，抽幾根香烟，但顯然都不很闊綽。開頭大家照例地有點局促，可是過了一會兒，他們就接二連三地向我提出種種問題，問我對牛津的小姐們有何感想？現在學生的一般程度是否比我們那時低落？總而言之，問我對他們觀感怎樣？在智慧上，他們不但比倫敦同輩學生聰明，而且還較一般中年的專門家來得聰明，來得有關節，我想：他們是誰都願意交接的一羣聰明小伙子。他們把自己的論點說得那麼清晰，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得那麼信實，全時他們的理解力又是那麼迅速敏捷，我們沒有理由可以說牛津的教學水準比以前低落，雖然由於學生人數過多無法實行我們那時個別講講的辦法！即兩個人眼一個教授念論文。

可是，當我環顧這擁擠而幽暗的房間，注視凌亂而破爛的服裝，更留意香烟與啤酒的稀少，我不禁把他們的命運拿出來與我們那一代相對照。當我們在牛津時，可以優游自在，隨意揮霍；而他們現在，既沒有金錢又沒有空閒，因此他們今朝有酒今朝醉，根本不去想像將來。我們那時，對於現狀從來不加顧慮；而他們現在，千頭萬緒，什麼都要擔心，尤其是在大量的補助金外還要繳納不少的學費。有一個學生對我說：「假如沒有補助金，恐怕我們大多數人都要失學。」在這種境況下，他們怎能像我們那麼自由自在？那有興致扮作警察去指

揮交通或趕着一羣驢子到郊外去？他們是被剝奪了少年之樂的一代。

在他們生命的歷程中，不但被剝奪了遊戲的樂趣，而且有些經驗他們將永遠體味不到，有些感覺他們將永不能養成。

假如一定舉例子我可以引證喝酒的事實。對於酒的嗜好原是一種富有美感的嗜好，它與書籍的嗜好，圖畫的嗜好，音樂的嗜好同屬一類。因此，它是一種文明的嗜好。它給我們以愉快，但喝酒所感到的愉快在精神享受的複雜經驗中還不是唯一或最主要的價值元素。在愉快之外還有一些希奇而優美的感觸，使我們的知覺更高尚，使我們的生活更豐富。這是客觀事實，並不值得詫異。我們沒有理由可以說：自然事物中美的經驗限於那些由聽覺或視覺傳達給我們的感觸或依靠神經組織把刺激傳遞到腦子的感觸。至少我還沒有聽人這麼說過。但要領略好酒的複雜意味首先要養成喝酒的嗜好。然而喝酒的嗜好並不比音樂或藝術的嗜好更出於偶然或天性，要養成它實在是件很費時而且很費勁的事。在獲得這種嗜好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忍耐酒所引起的嫌惡，必須知道用什麼來下酒，怎樣節制酒量以及關於抽烟的禁忌。尤其是對於各種各類的酒必須經常不斷地去一一領略。這可以部分地說明：何以中年以前的人罕有喝酒的嗜好。

我對他們說：「你們將永不能獲得這種嗜好，因為現在酒已缺乏到這樣的地步，使得大家無法求取這種樂趣。這次戰爭已經破天荒地打破了自來喝酒的傳統。假如歐洲的文明還存

在，今後若干年中好酒也許可能重新被人們所享用，可是在這些年頭裏你們將沒有機會去獲取這種嗜好，因為你們將被剝奪了培養任何嗜好的機會。」

第二天早晨，我在學生的膳廳裏吃早飯。

現在的學生已不再在寢室裏開飯，他們一日三餐都在膳廳裏吃。雖然他們仍在自己的房間煮茶，可是恐怕人家搶走了他們的口糧，因此也不願久離膳廳，於是拿着奶油，茶罐，白糖，胡椒，奔走庭院之間。這類情景當被人家所發現時他們自己似乎也覺得有點害羞。中飯聽說常有人到「英國飯店」(British Restaurant)去吃——牛津有六家這樣的飯店，須排一刻鐘或半小時的隊才能拿到食物，然後和工人，書記，店員，公共汽車售票員同坐在狹小而擁擠的桌旁，在驚人的喧囂中化一先令三便士吃一頓午餐。

早餐後(這一頓早餐吃的是一片鱈魚，一點奶油與果醬)，我們繞着聖約翰花園(St. John's Garden)散步，園中景色依稀當年，但聽說一般民衆一向不許隨便進來。可是在這民

主呼喚高入雲霄的時節，聖約翰花園恐怕也不能長不開放。因為誰都不相信在五十年後這些花園仍能緊閉門戶拒絕衆人享用。可是一旦開放了誰也不相信它們能保持目前的恬靜與幽美；或者即使它們仍然長此關閉誰也不相信學校會有充分的錢來維持這一大片荒廢的美景。

事實上，花園的盛衰與人事的興亡息息相關，因為它們的存在賴乎特權，他們的享用賴乎金錢與空間，然而我們正步入沒有特權沒有金錢，沒有空間的時代，因此牛津大學的花園亦將如一般美麗的私人花園，屬於日形減少的一項財貨。五十年後恐怕再不會有這類東西存在，因此引起「園中幽思」(Thoughts in the Garden)一詩的那種感觸與情緒恐怕也要成爲人們不可復得的一種經驗。

這些喪失，對於喝酒嗜好的喪失與在靜穆幽美花園裏沉思之樂趣的喪失，我會認爲是文明衰落的朕兆。從質的觀點看無疑地真是這樣，但從量方面看還好沒有完全失去，大多數人都能領受到牛津的益處，適意與快樂，雖則他們所享受的水準不如以前那麼高。大多數人的

思想比以前更有訓練，精神比以前更能振刷，嗜好比以前更能提高。他們不但要求生活而且要求值得生活的活。大多數人學得古今偉人所會想過，說過關於人生的話，同時他們對於人生觀也相當地廣拓與提高。

我想，這是一條顛仆不破的公理：假如你把奶油塗得廣些你就祇得塗得稀薄些，無論如何，關於物質財物總是這樣，因為它們占有一定的空間，受有一定的限制。可是對於精神方面的事物，這條公理就用不通，雖則歷史事實告訴我們：量的方面分配得愈廣，質的方面常會減低。事實上，文化始終是貴族的。是否在本質上一定要如此？我不知道，可是我想這問題的答案要視人口數量而定。在目前的人口數量下，要想分配文化，開拓嗜好，以及供美感普及於一般人，其結果徒使嗜好與美感均歸於貶價與毀滅。可是，在目前的人口數量下，使這是必然的結果，也不一定需要爲他們抱悲觀。我覺得究竟是否值得悲觀還是要看你是否認爲社會公道是最偉大的事物而定。

## 「中興與洋務」之九

# 西學東漸記

城北

### 第一位留學生

一八二八年(道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一個小孩容閱，降生在澳門

西南四英里的澳門鎮，這個農家共生兄弟三人。只有他享高齡，第一位留學生創造了一番事業之餘，在一

九一二年於美國逝世，留下一位美國籍的兒子容觀槐。在民元時候，以美國軍火商人資格重來中國。

容閱最初在一八三九年成立的瑪禮孫學校 Morrison School 的預備學校肄業。所謂瑪禮孫學校是紀念

英傳道會派華第一牧師而設，他十二歲時即遇到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因而廢學，當學校遷到香港，乃又續學，到一八五〇年解散。他得到香港中國日報主筆蘇格蘭 Ian drew Shortrede - 美商 Ritchie 英人 Campbell 等，美商 The Olympia or Poltevs 船公司的輪船 Hunter 來華運茶的免費回程，使他追隨洋教習勃朗及另外黃寬黃勝兩同學赴美先在麻省入 Monson Academy 後入耶魯大學。一八五四年畢業。同去的黃勝因病中途返國，黃寬則畢業愛丁堡大學，為好望角以東的最好醫生。

當出國八年歸來省母時他已不能說中國話，到他廿四歲那一年，老母去世，這時他除自修漢文外，並無正當職業。而太平天國之亂已起，容氏認為「兩廣總督葉名琛，實屍其咎。」葉為漢陽人，在當地有極富的財產，在太平軍起事時盡遭焚如而太平軍又多兩廣人民，於是葉乃遷居於兩廣。一八五四年，被任總督，乃假公濟私，以報夙怨。「葉之殺人，不問口供，如牛羊入屠肆……葉後為英兵所擄，幽之印度極邊，……遂於此荒涼寂寞之區，以度其含垢忍辱之餘生……」他受了這個刺激，一度要參加太平軍。但終於先任香港高等審判所譯員，

一八五六年到上海改任海關翻譯，又任一個英商公司的書記，當有一次髮辮被外人拖着受辱時，他立即揮拳還擊，使西人大為驚慌。寶順公司 Dent & Co. 的經理威白批評他道：

「容君雖貧，傲骨稜稜，天下之貧骨與傲骨乃往往相伴而不離。」

### 太平軍

在太平軍的戰雲瀾漫中，他沿江視察絲茶，途中會到太平軍區一游，容氏說：「蘇州至丹陽運河兩傍之田，皆已荒蕪，草長盈尺，絕不見有稻秧麥穗，旅行過此者，設不知其中之真像，必以是歸咎於太平軍之殘暴，殊不知清軍之殘暴，實無以愈太平軍，以余等沿路所見，太平軍之對於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護，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治以極嚴之軍法。」

一到了南京之後，貢獻了他的感想，共有七點：

- 一，依正當的軍制，組織良好的軍隊。
- 二，設立武備學校，以養成多數有學識的軍官。
- 三，建立海軍學校。
- 四，成立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經驗的人才，為各部門行政顧問。
- 五，創立銀行制度及厘訂度量衡

為標準。

六，頒定各級學校教育制度，以耶穌教聖經列為主課。

七，設立各種實業學校。

太平軍於十五年來劇戰，將南京佔據十年，但所留之史蹟不多，惟「打破頑固之積習，而有新國家之思想」，啟發以後的種種革新運動。

容閔的改善教育與革新政治的主張，最後終於得到新顧主那就是八六三年秋得到會國藩自安慶的邀請，而大科學家李善蘭的頓促更為有力，三次頓促之後，他成為會國藩的幕府，並在專書中稱讚會氏道：

「全國聽命於一人，——而不濫用其無限的威權，財權在握絕不聞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肥其親族，以視後來彼所舉以自代之李文忠，不可同日而語。文忠絕命時，有私產四千萬以遺子孫，文正則身後蕭條，家人之清貧如故……」

從一八五〇年到一八六五年，這十五年來二千五百萬人犧牲的代價是中國的西化，會國藩願意由這位中國第一留學生之手，建立一個製造機器的機器製造廠，同時的人材有孫世貴，李善蘭，華若汀，徐雪村等，他們也認為他是最適當的人，給他五品軍功頂帶，携款六萬八

千兩，（一半是上海道給，一半是廣東藩司所給）於一八六三年出洋，同行者便是機器買辦賀司金 H. H. King 那時正是美國南北美戰爭的末年，不許機器出口，千方百計才算在麻省 Pitchesburg 城中，與模得南公司 Putnam & Co 訂約，半年後纔運到中國。

容閔娶了一個美國太太，自己也入了美籍，並一度志願從軍，以表示他對於第二祖國的忠誠，但是美方軍官謝他的好意說：還是以不負中國重任為宜，他回到中國的時侯，會國藩已攻下南京，正在徐州剿捻。新政人員在高昌廟開始建廠，給他以候補同治銜出任江蘇行政署譯員，月薪二百五十兩，這個薪水比四品官員所得的還要多。

容閔自此一路高升，他交了一個好朋友丁日昌，丁由軍功升上海道，隨運使，藩司，以至於江蘇巡撫，而容亦得加花翎，並且要逐漸實現兵工教育人才的計畫，那就是機械工程師的儲備所。同時他上了四個條陳如下：

- 一，組織輪船公司，以汽船運漕米，使北方不再吃朽糧。
- 二，送學生出洋，每年三十人，以為國家儲蓄人才。
- 三，築鐵路以利交通，開礦產以

實運輪。

四、禁止教會干涉人民詞訟，以防外力之侵入，天主教尤然。曾國藩在這時候忽告丁憂，到一八七〇年又出天津教案，雖然在不幸重重中，首先實現了留學生的計劃，決定加一個中國留學生副監督陳蘭彬，由容任監督暫定選拔學生一百二十人分四批出洋，自入學至學成需要十五年，當時內地風氣不開，出洋成爲苦事，容乃先至香港選拔百二十名，南人十之八九，而其中又半屬香山籍。一八七一年冬，曾國藩死在南京，竟不及看到翌年夏天第一批三十學生的出洋了。

多事之秋

這批學生在一八七二年大半先在新英國省居民家中熟悉國外生活，後來在 Springfield 設留學生事務所，一面學洋文，一面續學漢文。容氏抽出功夫在一八七三年向國內介紹新式軍火以格特林 Carlin's 大炮五十萬，價值十萬美金之生意重來國內。一八七五年彼與陳蘭彬同時被任爲駐美公使，他們彼此之間從不能合作，到一八七八年以後，他便離開學生專理公使館任務了。此一一百二十名學生，皆於一八八一年，悽然返國。美國教育當局對於總理衙門的這種行爲，曾表

示最大的惋惜。

一八八二年在上海，他看到他在希望中創設的事業如輪船公司，已於一八七四年成立了招商局，一八七六年一度完成了滬滬鐵路，一八七七年開平礦務局成立了，一八七九年天津大沽架起了最初的電桿，他正想建議廢除鴉片的時候，得到美妻的病訊，一八八三年返美，一八八六年六月終於死去，留下了一兒一女。他認爲這七年時期是他一生中不幸的時期。

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他勸張之洞向英國借款一千五百萬購買鐵船備戰，從太平洋抄日本後路，清廷贊同但未能實現，一八九五年他返國見張之洞，對於張的印象更劣於李鴻章，他被介紹到劉坤一屬下任交涉委員，三月之後即自行辭職，一八九六年到上海，希望政府能設立一國家銀行，請政府以一千萬爲開辦費，逐年發達並得美國的援助。總理衙門大臣兼戶部侍郎張蔭桓已請准籌設，不料又爲中國的官僚制度所破壞。

官僚制度

「先有中國電報局總辦兼上海招商局總辦盛宣懷其人者，與翁同龢交頗深，此時忽由上海來電，囑翁暫緩此舉，俟兩星期彼抵京後，再

爲真處。翁得電後，遽允其請，而

鑿成之局乃由此破壞，蓋盛道台之名，中國無人不知其爲鉅富，家資驟萬，不論何種大實業，盛必染指，盛雖身居上海，而北京爲之耳目者極多，京中一舉一動，無不知之，北京有勢力之王公大臣，亦無不與結納，即慈禧太后最寵幸之太監李蓮英，盛亦交結其人。此次銀行計劃，遂亦爲盛之賄賂所破壞，有謂盛此次來京，斂金三十萬兩賄買二三親貴及政府重大人物以阻撓其事，於是籌備設立國家銀行之一千萬兩現銀，遂爲盛一人攫去，以營其私業。

名門之子

一九一三年九月十四日夜裏，容閱的兒子容觀槐在北京被捕了。十七日的上海字林西報刊出了美人抗議國務總理熊希齡親到美國領事館道歉的消息。

容觀槐 Bartlett Golden 在一八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生於華盛頓，他的父親容閱，是一八五四年畢業耶魯大學第一畢業生，母親是美國人瑪麗羅賽，一八八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逝世，這位名門之子能言善辯，習作出口商，後爲紐約李洛克林軍械公司 Rotary Filstead Muc line Co. 的經理。他便以這個資格到中國來找銷路，秘密携來有最新式的機關砲，各種小軍械及彈藥二萬發。

容閱認爲「中國行政機關的腐敗」是「尊爲太后，賤及吏胥，自上至下，無一不以賄賂造成。」他的第二計劃，是想造一條天津直達鎮江的鐵路，他要求這個築造的特權，但因德國政府抗議，不准德國以外的人在山東得到造路特權，他想捐募一點外國資本，而政府必欲全由國人投資，於是一切又成泡影。一八九八年戊戌政變，他以同情維新派，乃不得不逃到上海組織強學會，翌年又到香港，一九〇〇年他再回美國，他的兒子觀槐，正在耶魯大學畢業，他參加了典禮，這以後就留在美國，一直到死亡。

那時正是民國改元，南北對峙局勢未消的時候，他到廣州候見由國外歸來的孫中山先生，然後赴南京向黃興請得了赴中國各省游歷的護照，並且定期在明孝陵試發携來的新式槍炮，那知那時人已登車，忽然兵變，改期三日，才達到了試驗的目的但是購買訂貨並沒有成文，一位內幕中人便告訴他道：「中國的官場是愚而詐，商業談判並非十分容易，著名的麥格沁公司的代表携砲到江南製造局試放的



時候，大受恭維，以後便吃六十四道菜的大宴會但在宴飲之時局中的機匠接到密令，將那砲逐件折卸，按式仿造，用畢裝好奉還，夢示中國目前無法承購，其實中國匠人學了去也並不能完全造成使用的。」

容觀棟帶着他的武器沿江而上找出路，到九江偷偷轉漢口見了黎元洪，由黎寫了介紹信，沿京漢路到北京。他到了六國飯店不久，就遇到了一位武官向他道：

「總統得到密探報告，有一位洋人私運軍火，總統打算把你交軍警執法處軍法訊辦。」

這人便是蔡廷幹，他聽明白詳情以後，便代替他將介紹信交給袁世凱，那時向中國政府介紹售軍火的，已有六家之多。容氏便又到東北找出路，但在當地訂的都是德國槍枝，每枝美金五元又百分之四十四，袁世凱爲他介紹了河南的訂貨，訂費是銀元九箱，他又與英國軍火商人 Mr. Swallow 到西安，訂了貨但未交錢，討袁軍起，也就成爲罷論。

### 再創兵工

容觀棟返北京以後，廣東人要他回去辦理廣州製造局，蔡廷幹對此也非常敦勸。那時廣東由胡漢民任都督，他到了以後，看到當地情形

大失所望。因爲「該局主持人員，無一非門外漢，其廠屋之建築，機器之設置，共費銀三百萬元有奇，承辦者爲德國公司，事事悉仿歐洲最新式，應有之物無不備，但開創至今，已有七載，非惟無成績可言，而廠內管理之忽異機械之充塞實有令人未易置信者，是誠辜負此絕佳之建築，絕新之設置」。余考察一過，知局務之腐敗，其弊在上而不在下，乃請都督府向胡漢民實陳，謂如不一該局之余權相身，予惟有敬謝不遑。胡略一躊躇，即委任予爲該局總工程師兼總經理

一。

廣州製造局有無烟藥廠一所，黑廠藥一所，兵工廠三所，工人二千餘名，他特別用了譯員三人，都給了少將銜。外有兵士五百名，小汽船二艘，他的改革計畫分爲十二端，要點如下：

- (一) 改革採辦制度，以召人投標法爲基礎。
- (二) 實行歐美最新式之會計制度。
- (三) 器械磨利部分，應予分立，並求標準化。
- (四) 創立適宜而有效的稽查部
- (五) 減輕成本，增多出品，同時並做行美國工廠的花紅制度。

(六) 揭示一定之規約，闡布各種章程。

(七) 減輕來福槍的分量。

(八) 改換機關砲的砲架，使分量較輕，砲的較準，而砲彈所及的高度，亦較前有所增加。

(九) 銷售廢舊出品，即以此項入款添購彈筒製造機器。

(十) 用硝石重新製製毒藥的黑藥，以此可重得足供五年用之原料

(十一) 來福槍應用各種機件，其屯積法均採最新的制度。

(十二) 整頓工房，使工人嚴守紀律，一掃從前積弊。

在容氏的指揮下，生產大有增加。但在八個月後，廣州獨立陳炯明代爲都督。容氏立刻經上海返北京，到上海時，正是袁軍攻他容閱所創造的江南製造局的時候，他們坐在惠中飯店屋頂花園上觀戰，不免不得志的重返美國。

這父子對於中國兵工的建立真是有很大的貢獻，父親替清廷建立第一個兵工廠，兒子又替民國建立第一個廣州兵工廠，兩個人都不容於官僚制度的社會，都是在最後鬱鬱

### 創世半月刊第六期

經濟戰亂與經濟遺禍	張一凡
美國能在原子戰爭中獲勝嗎	W. W. Newman
漫談抗戰八年來的劇團組織	孫雲衛
我看了康巴爾罕	李健吾
飢餓寒冷的瀋陽	仲遠
石家莊失守後的華北局勢	焦逸
再上廣東前線	柳方
這就是安徽	林方
廣東近情	李斯政
黨紀與競選	李斯政

# 行總空運大隊的來龍去脈

(上海通訊)

陳運

凌主凌 九空是太總並隊選順發是個空一再說  
原任自 四運員牛借不，准于長計云陳度起  
博，任行六了洋得受但了一民，劃司納米。先  
士漢五總年隊四谷美行這，推帆V呈直德車當從  
任日事空十干島金繼職名，的宋和北公。陳行  
曹宇長運月就架的二的九義以計，行該司就給總  
曹宙，大出這運剩白直一隸轉劃宋以計，帶德空  
會實由隊以秋輸味萬接并屬呈，因院劃的來於運  
主業塊成事成機物，官契於到所為時之計了勝大  
席公勞立。立，資揚轄約行將以批，一對一利隊  
，司兩以了所敵言。的總主不救當部，個前刊  
金繼任後。謂不飛於關的席收了時，陳大夕如  
城繼副。這一，機是係空，批評院當而規返何  
銀埋執陳，是行其是聯它大於，想選一航的後生  
行王行納

服一何行隊納同組多理改成的界的德  
務非改總協德，為了委祿為傳人問  
一轄即切應不民，員行事說士題行  
的名也然抗其久加據政實已的，中總  
義如結以在航局民，院時在已行結  
一，東的戰可空航可，。日意引繼東  
，歸，一時以運界能一其費。起大以  
繼隸，點領正隊消性說他塵改一隊後  
續也空一導式，息比改兩上為般，  
容好運洋一最，較隸隸，民人究一  
他，大馬飛難近空起善說看航士將飛  
在當隊功虎牌止運來後法來局尤如虎  
中然無勞。一草大就事：是空航何一  
國論一航。擬隊少業一可運航處陳  
一如如，空陳台改尚管說能隊空置納

先，成，旅，政四外化運他大稅因進飛向之白又餘美空很他商府任 的總蒲美職總上  
排而道了所客再府月，入民隊。為口機不電雲購物運多不貨機務 飛機克籍員經海  
定且是營謂，進物起不根隊航的因非，及受有兩二資以大的以，關有行行帥南，六理分  
的由與業行而一資一得據在公業局營隨器民日機十債承隊優營協的二總經，少當百王行  
航於各性繼飛步，修承約實司務道利到材航夜場五格連的待利助善：空驗他校年五文總  
線。民的的行乃而正運定質的發些機隨，當飛，架購救所，為各後一運的是，一十山經  
和航一航民空航至且一任，上不達一關取也局行利，進濟有據目該救是大。號就飛八等理  
飛一公航運線如開了何除也滿起優，作法，用在，物飛民的地濟內隊 梅走虎人任徐  
行空司空大也承或，物聯有。來遇所毫為令氣中上先資機航，區物運成 有現一，董國  
時運有連隊限無運載不品格一此了。得無救的候國海辦的及界所的資救立 千空飛中，及  
關大利隊，限商載但，行個時，盈困亦限及中廣十資零人以及復；濟之 小運越一全南  
的隊害了就度貨政可出總編，乃利和雜物制載央州八格件士，員一機初 時大駝百隊京  
限不衝。道地，府以自的著行引總亦，資，重兩用架，叙他。是關， 以隊峯多共分  
制受突自地擴搭人承去物，總起空而不免進標公虹，按是逃享因外或他 上的的是有行

。是東，引不者能自，困。外國納張島學女廠一們羊長資總 在，一央所保。權競高  
十 一的而起過 述私：難陳，開德寫繼生，方崗把運途人空 民於點兩以障，爭於  
二這天今此許出所成自：，納當展既不續，靠得攤一抵飛運當航是更航不，三使，機  
月里天日一多於造任利：非德烈救願當讀也他照有千蘭行示人然界怨是空計僅一普（動  
二不更 敵一他成務之反指實這濟以然書是們常一喇州，隊，成聲音公高以收迎二性  
十妨尖就對敵們，遭敵之官說些工航很的乘從開萬棉，從他的我為載通司低載費民），  
日肥鏡更行對一當受對，方也作空長：他戰工九花膠紐們一們一道的民，速因航運使  
中一化現，一鏡也難而人限我他我才但：們的區，千從濟西會功也衆。航運普客有公輸普  
央個。得在倒太是，言乃制此們們身是，飛出有人南被把一一能之總司三僅為定業資民  
社美 分打是露誇係。指及之應除份一這機灘幫的運載六千，一的空的分及額美務，航  
上麗 明總一一大因一心審所盡了組飛一才縣孤青到斷百二據手一運放之中外金遭又公  
海的，已件，之一以的核以的感隊虎筆到四兒島青時多百該抹了大命一國收收受佔司  
分插 而告事而言敵為狹而遺真認為 流達百修中島，頭里隊察。隊打，入入影優無  
社曲 且結實致；對不隘完受任之中陳水青餘道妨，他綿的負行 就擊這中，為響先法

：公來空。有， 男雄，一以香暴金已香由現，識一，了事，，梅陳，時婚一密於將發  
行司，運據表空 女崇但件與梅富的經梅在在陳的這他，實不兩是納說合了，進虹軍出  
總總隊各示運現關拜基頗將就，股把當中又納陳是希一，過陳空德他衆，一行輸陳了  
公經總的跡，大在係一礎為大可而本他然國有德的陳望他現大之運是社陳區的路納一  
司理或可跡民隊，並觀是香人由且給一更一了在德香能常在家間隊空以會的是。私德則  
大劉就前象航的行沒念建香並記 她航是快他中一梅在說，還一的運一為德一兩耶和花  
隊敬要性米界歸總有之架一坐者等做空以樂的國一在中他未艷中大多他是羅以結中邊  
倘宜揭最有人屬結什上在英齊一他主公自的新有文婿國們想開文隊子發今數一婚火新  
真，曉大，士向東慶的雄名躍們活司豪住夫他中前快是已到一新的一過年有個，社  
改會了，改正題已兩。金美了而蜜費一，下人的的寫樂他在就早開主在一五夫是這女，  
轄對。等組密。經樣和鏡人。為月，的不去，空句的的美這就發持美條十一一件記說  
民記中陳為切收半。大一一這責歸一四但一他連子一且第國本傳佈人者化七，使喜者一  
航者國國民在府個 都與內當婦來夜百陳的是大，我下二度次訪組，柳邊歲由事飛  
局表航德航視還月 市一故然，而萬納。有隊當所去故蜜或紛主陳的新，都有是香虎  
，示空回局中沒了 的英事是司陳或美德陳理，然認。鄉月為統任查。聞戰離婦秘梅一

。是東，引不者能自，困。外國納張島學女廠一們羊長資總 在，一央所保。權競高  
十 一的而起過 述私：難陳，開德寫繼生，方崗把運途人空 民於點兩以障，爭於  
二這天今此許出所成自：，納當展既不續，靠得攤一抵飛運當航是更航不，三使，機  
月里天日一多於造任利：非德烈救願當讀也他照有千蘭行示人然界怨是空計僅一普（動  
二不更 敵一他成務之反指實這濟以然書是們常一喇州，隊，成聲音公高以收迎二性  
十妨尖就對敵們，遭敵之官說些工航很的乘從開萬棉，從他的我為載通司低載費民），  
日肥鏡更行對一當受對，方也作空長：他戰工九花膠紐們一們一道的民，速因航運使  
中一化現，一鏡也難而人限我他我才但：們的區，千從濟西會功也衆。航運普客有公輸普  
央個。得在倒太是，言乃制此們們身是，飛出有人南被把一一能之總司三僅為定業資民  
社美 分打是露誇係。指及之應除份一這機灘幫的運載六千，一的空的分及額美務，航  
上麗 明總一一大因一心審所盡了組飛一才縣孤青到斷百二據手一運放之中外金遭又公  
海的，已件，之一以的核以的感隊虎筆到四兒島青時多百該抹了大命一國收收受佔司  
分插 而告事而言敵為狹而遺真認為 流達百修中島，頭里隊察。隊打，入入影優無  
社曲 且結實致；對不隘完受任之中陳水青餘道妨，他綿的負行 就擊這中，為響先法

：公來空。有， 男雄，一以香暴金已香由現，識一，了事，，梅陳，時婚一密於將發  
行司，運據表空 女崇但件與梅富的經梅在在陳的這他，實不兩是納說合了，進虹軍出  
總總隊各示運現關拜基頗將就，股把當中又納陳是希一，過陳空德他衆，一行輸陳了  
公經總的跡，大在係一礎為大可而本他然國有德的陳望他現大之運是社陳區的路納一  
司理或可跡民隊，並觀是香人由且給一更一了在德香能常在家間隊空以會的是。私德則  
大劉就前象航的行沒念建香並記 她航是快他中一梅在說，還一的運一為德一兩耶和花  
隊敬要性米界歸總有之架一坐者等做空以樂的國一在中他未艷中大多他是羅以結中邊  
倘宜揭最有人屬結什上在英齊一他主公自的新有文婿國們想開文隊子發今數一婚火新  
真，曉大，士向東慶的雄名躍們活司豪住夫他中前快是已到一新的一過年有個，社  
改會了，改正題已兩。金美了而蜜費一，下人的的寫樂他在就早開主在一五夫是這女，  
轄對。等組密。經樣和鏡人。為月，的不去，空句的的美這就發持美條十一一件記說  
民記中陳為切收半。大一一這責歸一四但一他連子一且第國本傳佈人者化七，使喜者一  
航者國國民在府個 都與內當婦來夜百陳的是大，我下二度次訪組，柳邊歲由事飛  
局表航德航視還月 市一故然，而萬納。有隊當所去故蜜或紛主陳的新，都有是香虎  
，示空回局中沒了 的英事是司陳或美德陳理，然認。鄉月為統任查。聞戰離婦秘梅一



# 渭河在鳴咽

西北旅行雜錄之三

裴文中

，所應通一有  
是獲如例一幾  
否免何不民個  
補稅進得航問  
繳進免發局題  
關口抵營為是  
稅之胸業民類  
（飛）務航有  
（機）官研  
（器）二倘埋究  
（材）改機價  
客改該轄備值  
貨轄隊屬，的  
運以以實國  
價後前，際

是，然一線是  
一而，是否與  
定，在否否各  
裁謀業遂劃民  
生激務守分航  
的底的我，航  
。的德國以公  
兩解突一免司  
陳決上切平一  
結，民行致  
婚日倘航重？  
。後改法復（  
該的轄令？四）  
隊糾屬？（  
秘紛實當五航

了望歲扶一書  
一陳呼，中陳  
已納。睦美公  
的德一鄰歡亮  
私能視先聯有  
利知當自兩特  
，足然民姓賀  
而方祝聞愛之  
破能得始，其  
壞常很，英其  
了樂好我雄末  
感。為，為端四  
情不我邦頓句  
融為希萬人：

十利英洽  
九一名，奉  
日而，奉勸  
寄蒙為勸  
自上了陳  
滬了那納  
濟點德不  
淡盡不要  
才天下把  
好惹一  
。生飛  
。的虎  
一月私的

## 古道上的車和店

目半樸中的在一  
受質的甘這一段我  
了民古肅一，這  
外族老之段就次  
界的文一中是在  
的一化部，由西北  
洗部，我天北  
禮。接看們水旅行  
，其觸見才至行  
失他了了能隨，最  
去的我在領西，有  
了部國這略的一意  
本分西個了一意  
來，北境真段忠  
面大上域正。的

原且搭幫小輛先必，七，車言說行行織，即  
因可上行輪。拉兩互個可大。甘走的。這在蘭天。  
幫一走大第上個相馬鞍輪鐵肅。客但個公州水  
若助個，二一車帶拉貨大輪車舊商是大路通至  
走車客只用種輛的助。兩，大小式，到道未陝隨  
在夫人載一疋車馬，他于至車輪大驢現上修西  
路，重個岷來，因們斤少全大車馬在，好四，  
上這上數馬縣，常為走，用是，約的蕭行，川是  
，兩坡百拉的然常爬起多三隴就有脚條旅汽一天  
立種時斤，木後多上來者個四走兩天了如車的水  
刻大客，不輪再至山，可馬或指種及，雲未古至  
就車人另一大拉八坡永用或蘭這，舊只，開道蘭  
明輪步外定車上九之遠五驛州種人式剩客行的州  
白大行或要那來個時成個來的車們大上商之一  
了的；再成車一，，幫或拉；而常車扭如前段亦

為竊板店上板全可 次常。饒面門則而所舖沿 可輪去，個，度路。  
明風。娘即。娘看及面早住住面吃一有已謂，路再以多，如平非甚，所  
白流有與關至，老三要起一店，，碗如，一等」在換不翻果面此大上大  
了病人旅附老旅板四老外夜則其面面店店個，，這，堅不走大之之上大  
大車不說客。私客娘尺板什及必味是一小家村完五段就開丁過，輪坡大道  
和能：的人娘裏的，娘麼吃吃酸一，二以子全里道是，，大軸不（石者  
店免開風為老束手，作也一這舌漿進，老者是舖上車但岷石向可常頭，  
，的店流有了，藝趕，不碗碗，水得只板，店，的也製縣或內，到，即  
然流的甜情，全。完經管面面但面店供娘實，十特可作泥深凹且在在大是  
後行只事動如擠漂面面，，廿一來驅為在且里點乘易木溝入車30坑大  
我在一，物無在亮，杖客共大人，，使主不在舖是之省輪，，輪度，車  
再店兩常，人一年用長人二約則以即，，過山，一不錢大一輪並以水要  
講家聲唇因補個青刀得即干現喜酸日，老幾溝二店可，車滾邊不上溝走  
我，出之充大的切很走元在食榮一板家中十一惜輪，就向在者，的  
們！因不老，坑七，，，通之湯碗進娘店，里，。子車過外一斜道

很平天即河 這溫每了先！ 着毛的右點來這 西元安以里， 的旅行。  
得坦水是一天樣飽日個賣早這說病同眼。輛二三，了便，載我一  
意。至甘走水車。往精紙年個。行有啓裝車十不一路由上們一  
，我三谷，至不他逸光烟從車一二人毛行好，一里再輛上天行一。  
我們十，過甘能不北，，軍次是人一病之車經早舖給膠工水季行  
也車舖到關，，道埠得利得孫眼論，後，走呼我早資鐵。甘坐人  
很大，了子先我，及已後志，購，他來我起萬們飯。輪我谷上，  
高。四渭店沿們這天，，山的問說同在來喚預。次車們，人預  
興說十河，着也一水給物流東一車：一車，之備 早，七時，計  
。說里的翻西不條一人價落人匹夫馬位右已後得 明言月間兩層  
但笑舖岸過河曉道間家一在，馬，的在，經，很 明明十充日一  
過笑，上山（得上，趕落甘人！車左車看過始早 即十十足日輛  
此，道。嶺即。頗車，肅真一天眼左馬了行， 走五日些百大  
而他路由，籍 他是，賠，好 笑有方的九出但，萬履，十車

來結夫，，左莫， 起只只們，我不 六兩撒面相們濟了，担急舖不後  
，果及不無岸走只過也是是是次們多我百碗上，比這，一天心，滿見  
然，我幸法過了是了洗我口一早進，們元，鹽實，幾但家已車拉，，河  
後後們車前到一在六險們中羣也店大五。另面在不位不清大翻着溝只谷  
再來同陷進右小水十。這念奇要時概人 外，吃營客漂靜黑之他箇見狹  
設決行入，岸時泥里 羣道怪，，因睡 這此不大入亮小，禍那起河窄  
法定五泥後去多及舖 怪，客店要為在 一謂下上，，店才。睡伏床，。折  
拉卸人中來，，亂， 客客人家煎客一 碗，，人與大住到好馬，。折  
空了幫，鼓大我石道 人，，很水人個 要水是。壘因，六易，，西床  
車車着將着家們堆路 進沒店奇。稀大 另而白我高此老十，我的上北  
，推馬勇看的裏更 門有家怪熱少坑 加一水初朋才板里到們車大行  
更先拉壓氣了車掙無 洗洗不，水的上 錢，煮冒滿只娘舖九也夫石，  
不拉，倒過半要扎法 臉臉能但一原， 一足面漿座有雖，時時着小路  
幸馬亦，了天從。行 的給看洗故臭 千吃，水者我半我多時了石已  
是出無車河路河約走 早，，我臉。虫



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會拿出錢來，我們就是不要命，專要錢。

可惜甘谷人要「要命」，只好把那雪白銀元拿出來。

我們在甘谷住了兩整天，即匆匆離開，出發武山隴西。我們在甘谷

，承上下熱誠招待，離開時又歡送。我們走到城外之時，正看見千百

「值夫」者，忙著修築城防工事，老百姓值夫，即應酬官差使，以歲

數論，老者在六七十歲上下，小者在十三四上下，再不然就是殘廢者

。此就是「官事」。

我們離開甘谷時，因雇不着大車，於是雇驢腳馱行李，我們人則坐

「花桿」。我們坐花桿，頗覺不舒服，猶其是看着一位駝背，肩腫的

老者也在抬我們，我們走了半日，即另行雇了大車前進，給花桿抬

夫一日半的工資，他們很滿意的走了。

「花桿」也是隴南交通工具之一，在抗戰期間，由四川傳進來，拍

夫全是四川人，間或有陝南人，大概全吸鴉片。吸足了烟，行走如飛

，犯了病，寸步難行。他們無生意時，吃，吸，住，由店主東供給；

有了生意，店主東將錢先扣去大部，餘者有限；所以他們永遠在金錢

下壓迫着，四川已不可能。坐花桿者，皆是吃人的人，不是「官」，

就是最大的富戶。據說，有一次查禁政的大員，坐着花桿下鄉，自然

太滑稽了；他查禁烟情形，而自己却令煙鬼抬行。這位大員決定不許

親身將這許多抬夫看管着。結果是走到山間，抬夫一喊號，放下花桿

，全跑上山去，無法追趕。大員只好另找民夫抬，而民夫抬不動，大

員只好步行。從此以後，抬夫吸煙是公開的秘密，雖然被抬者可以正

是管理禁政的。中國事情之如此，真令人笑死，又氣死。

### 四、武山：蝸子多，

蚊子多，臭虫更多。

我們於七月二十六日，穿過武山縣城，只吃了一頓飯，并未住下。

武山的縣城小不可比，縣政府也是門向北開。城內街道狹窄，看來很

窮，但富庶之區，在洛門鎮。洛門鎮，前稱樂善鎮，附近產很好的大

米，可供給蘭州市消耗。此外更種各種瓜，西瓜，香瓜，南瓜，近來

也有蘭州的醉瓜。瓜甜而價廉，除銷售在本地外，可東至甘谷，西至

隴西。

武山的人民較少，比較容易謀生活，但性質却很兇悍。在數月以前

曾開過一次「匪」，繳了洛門鎮自衛隊的槍枝，逃走無踪。因此幾個

縣官丢了差使，民間也傳出了許多故事。說是一「匪」中有日本女人，

有某黨人物，等等不可考的傳說。

由武山縣城穿過的晚間，我們應當住在山丹鎮，但車夫不願意，說

那裏靠不住。但我們回來時，却住

在那裏，平安無事過了。我們過了鴛鴦鎮的山嶺，是住山披下的一個

小村中，實際上這個村子不過是幾家店而已。名叫光祿坡（距鴛鴦鎮

有二三里。有人說：甘谷老鼠多，蝸子多，蚊子多，是為三多，但我

不相信，因除了老鼠外，蝸子實不如武山多，蚊子不如天水南門外多

，也不如武山山丹鎮多。這小小光祿坡，人口雖不多，而臭虫之多，

可為天下之冠。

那晚我睡在行軍床上，床在大坑上放着。睡下之後，感覺四方皆有

來襲者。同時同行之人也在喊叫，用手電筒一照。啊呀！可了不得，

被中已有大隊人馬，好像螞蟻打仗一樣，黑呀呀地來了一片。再向牆

下一照，這後續部隊，前一排，後一隊，在那裏嚴陣以待。我會見識

過南京的臭蟲，大面多，也親身喂養過鄭州徐州的臭蟲，但與此相比

，則有「大巫小巫」之別。我們同行之人，全不敢與臭蟲一戰，全體

逃到院中去睡。院中的驢馬驢牛，在院中亂跑亂打，據說，是蚊子咬

的結果；但我們躲了臭蟲，蚊子不足懼，睡得尚好。

五、蕭條的隴西

二十七日午，我們到了隴西。那日天氣不好，早起後即時雨時停

隴西，在秦漢時為郡，明清時為府，民國後改為縣。縣城很大，但

方向斜，縣政府即前之府衙門，大門向東，非常之大，房子大部空起

來。

隴西城內，尚有大大的建築物，約皆為明清時所遺留。街道不寬，巷

名很奇怪，令人不可解，全是近來新改的。人民好像很舒服，市面很

蕭條。此地有汽車公路通臨洮，再通蘭州；有大路通岷縣，更有連貫

蘭州和天水的大車路；再則有便路通定西，與汽車公路相連，交通不

為不便利，何以市面蕭條起來？據說，駐軍開拔走了不久，又來了許

多載重大汽車，到此地來「徵糧」，結果是買賣不敢作，實也無力再

作。一般老百姓過了農忙時節，自然也無所事事，清閒起來，飯給一

人一搶去，只有再靠一天「吃飯」。

隴西以出產「火腿」有名，但我們欲買而買不着，舖子中人都說全

運到蘭州去賣去了，實際上還不是「兵」和「徵」的結果！

我們本打算，由隴西去漳縣，但

# 九龍城的悲劇

公彥

聽說，前所說武山之「匪」，現在濠縣山中，地方上人士，不敢令我們去，我們也不便強走，只好再另

雇一輛大車，就原路，回到天水。我們由隴西回天水，共走了四天，路上曾在山丹鎮，與蚊子宣戰。因

那裏的蚊子，簡直如戰時日本的飛行員一樣，直向身上面部衝來，不願你的拍打，又在沿途中，多增了

許多見聞，如甘谷的情形，和關子店女老板的「艷史」等。我們雖消耗了四天工夫，但亦不覺可惜。

【香港通訊】芝麻大的九龍城，竟掀起了軒然大波，構成了國際間的糾紛。對於不是身臨其境的上，這也許是一個不解之謎吧。

要解這個謎，對於地圖上都找不出的葛爾九龍城作一個輪廓的介紹，恐怕是必要的。

## 如此改進衛生

九龍城始終成爲一個問題。一直到最近，這個久懸未決的問題終於爆發開來，演成了一串「九龍城的悲劇。」

主權拱手送人的。

一月五日清晨六時，香港政府派出了十幾名西人幫辦率領武裝警察二百五十名，全副帶着鋼盔着藤牌及防毒面具。另外還有一百多名工務局工作隊員，帶了兩塊黑底白字的木牌，上面寫着「催淚」，兩塊

白底紅字的木牌上面寫着，「速即離開此處，否則立刻放槍」等字樣，浩浩蕩蕩殺奔九龍城，實行拆毀工作。七時二十分，警察首先把南門近白砲位的一間沒有人住的新屋拆毀。西人幫辦命令到場工人分散

如果以爲九龍城就是九龍，那就錯了。九龍城只是九龍市區裏的一塊「英哩大的地方，是西式九龍中的一座「中國式」的孤城，自從日本人在戰時把殘餘的城牆拆去以後

約摸在一個多月以前，香港政府明白表示爲了「改進衛生」，要把九龍城的木屋拆毀，要把二千多居民遷出。九龍城的居民聽到這個消息後驚恐萬狀推出代表奔走呼籲。

他們要弄明白的是：九龍城究竟是誰的土地？它的主權究竟屬誰？誰來保障九龍城居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拆屋工作一直進行到晚上六時許，九龍城東隅五六十家木屋沒有一家完整的了。工務局的人員也已經拆得筋疲力盡，才停下手來，延到

，一片破舊的木頭房子赤裸裸地露在外面。住在這裡的是兩千多居民，他們只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住的是中國的土地，可是，在一八九九年的中英條約上却寫着：「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中國人說是中國的土

地，英國人却說屬於英國。顯然當時的條約是含糊不清的，幾十年來

當時外交部駐港特派員郭德華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是相當堅決而肯定的。他給九龍城的居民吃了一顆定心丸，讓他們相信我國政府至少在九龍城問題上是不會讓步，不會把

繼續西人幫辦拘捕，一直到九龍的民房整個被拆毀，還是什麼消息都沒有。拆屋工作一直進行到晚上六時許，九龍城東隅五六十家木屋沒有一家完整的了。工務局的人員也已經拆得筋疲力盡，才停下手來，延到第二天再拆。幾百個無家可歸的男女老幼，不願意離開這塊生根的土

地，寧願在山頭，設帳露宿。地們中有的是在坐褥期中的產婦和出世只有幾天的嬰兒，記者親眼看到一個產婦，懷抱幼嬰，無血色，呆呆的坐在被折毀的廢墟上哭泣。夜裏

，每一間被折和尙未折毀的木屋前都點着一盞油燈，天是漆黑的，銳利的風，濃厚的霧，一點點燈光，遠看簡直像鬼火一樣。……

浦唐等在城區內奔走狂呼，要居民鎮定，有中國政府在進行交涉；很多居民想着外交特派員的名字，他們還在企盼外交特派員會給他們好消息，然而一直到劉毅夫朱浦唐相

一月六日午前，隔夜沒有拆毀的房子，今天已全部折光，整個九龍城除了老人院和龍津學院兩坐宏

期

期

期

期

偉的建築物外，已成一片荒土。即連一座保存了八十年幾經變亂的石房也不能倖免。

這一個傳說了一個多月的，屢次被中國外交機關宣佈說是主權治權都屬於中國的彈丸之地，現在是毫無保障毫無防禦也毫無準備的被折掉了。

但居民們是流連他們的土地，他們仍然露宿在四無關欄寒風砭骨的曠野中痴痴地等待着外交當局交涉結果。一位居民說：只要中國政府說一句話，九龍城是英國地方，我們立刻搬走，但是現在我們只有在露天等候。

### 外交官現形記

口口聲聲說要主權治權的外交當局又如何呢？

一月五日早晨，當居九龍正遭受着像空襲或颶風一樣的襲擊的時候，七點鐘，有一位居民在無援狀態下打了個電話給外交部特派員辦事處，電話鈴響了十五分鐘都沒有有人接。無奈又一個電話到郭公館，一個傭人接電話，顯然九龍城拆屋的消息對於外交特派員並不比早上的睡覺更重要，傭人回話說九點鐘到寫字樓再說。

上面已經說過，九龍城居民一面

眼看着自己的房屋被拆毀一面仍寄望於外交當局的交涉。從五日凌晨到六日中午，三十多小時過去了，地們所企盼的：和消息一樣杳然。但人總是要活下去的，一千多個無屋無食的人，經過一度商議，派出了五十個代表，悽悽慘慘過海來到匯豐大樓兩廣外交特派員公署請願。

那些手上抱着嬰孩帶着尿布的女人，那些腰駝背曲的伯伯公和伯伯婆（按：廣東人對老年人的尊稱）眼淚汪汪的進了派員辦事處的大門，四個代表會生，梁煥強，胡金，張忠武由區樵秘書引進了特派員的辦公室。

梁煥強第一個開口說：現在有重要的問題要請特派員，解決九龍城的房屋已經折掉了……但是郭德華還沒有等他說完就回答他說：九龍城主權屬於中國，治權現在是英國，產權是廣東省政府。現在交涉正在由王外長和英大使在南京進行。

好一個「主權屬中國」，那麼有什麼理由主權國家眼着九龍城民房折毀呢。

四個代表和郭特派員的一段對話是很有意思的：

代表說：我們相信中國政府，

等候部令解決，但部令未到前我們怎麼辦？

郭說：中國政府沒有要你們去住啊！

代表說：是中國地方，中國人都可以居住。代表說：兩個居民代表被抽特派員應該去保釋。

郭說：這事情牽涉到了大問題郭的秘書說：如果我們現在交涉保釋，等於承認了香港政府的沒，一切後果，自然要動了手的人負責任，現在是越界拆屋，越界捕人，措施如何只有等候府令。

代表又提到了居民的人身自由問題，說：現在房子拆掉了，工作地方也自然沒有了，睡露天等於無業游民，九龍城出來隨時隨地都有被捕機會，說不定還會遞解出境，被拆掉屋的同胞無居無食怎麼辦？

郭說：到香港來總是為兩餐飯，不如現在先找地方住，交涉自然要進行的。還需要候部令辦理。

代表說：現在大家睡在拆掉屋的地方就是表示期望省府熱切，希望政府早日解決這項事情。

郭說：住是一件事，爭氣是一件事。

### 這原來是一步優棋

香港當局要拆九龍城的房子，連這次已經是第五次了。現在房子已經拆掉，好像這事件可以結束，然而實際上却是一個新的開頭這話怎講？

這兒一家日報有這樣一條消息：「南京七日電，對九龍城拆屋事件，據內側面透露得悉，香港政府之此項措施，乃在港督葛量宏來粵返港，宋子文又赴香港返粵之後，顯然此項行動雙方……」

又有一家晚報來得更露骨：「傳說也多，有說在中港協定互相讓步中，九龍城也是一個棋子，有說九龍城事件留下了一只優棋，這只優棋要用的地方實在多，譬如要交涉在香港的反政府活動等等，因此郭德華的軍隊只能轉移陣地了，弦外之音頗堪玩味。」

下來一定會有層出不窮的新事件出現，所以九龍城拆屋事件只能說一個小小的端端而已。

（一月九日寄自香港）

### 編輯室啟事

本刊至本期止，已出滿兩卷，由下期起，內容方面擬有所變動，故將長篇連載之一傑克遜從軍記一次刊完，惟因此又將巴軍爵士之通訊擠下，移於下期起按期連載，特此敬告讀者。

# 傑克遜從軍記

(十一)

W. 薩洛揚作

張尚之譯

裘·福克斯霍爾爲惠斯萊和琪兒主持結婚式 維克多和作家作証人。

在回到倫敦的火車中，我知道我已經結了婚，有妻子，而且將來他會有我自己的兒子，因為我袋子中有了我的女郎的母親寫給我的字條，我的女郎在我身邊呵，美人呀！我自己的安琪兒在我身邊。我愛她的，在我一邊，愛她的氣息，和她甜密的恬靜。我太快樂了，我幾乎感謝上帝給予了這個戰爭，感謝上帝使我被徵，使我遠渡重洋，使我來到倫敦，使我到底卡特萊馬戲班去看戲——因為要是沒有這些事發生，我不會找着我的女郎的。我請求上帝原有我以前恨那些我恨過的人。我不能再恨他們了，因為派送我到倫敦來，使我找到我的妻子的就是他們。

不久以後，我們又回到家裏來了。作家正在客廳裏，所以我就把從我女郎的母親那兒得來的字條給他。他讀過了字條後，我說，「我們馬上要結婚——今晚。」

「當然可以的。」作家說。

正在那時候，裘，福克斯霍爾進來，我也把字條給他看，那作家說：「裘你知道關於結婚禮的事嗎？」

「你該知道的是些什麼呢？」裘說。  
「得」作家說道：「我以為琪兒和惠斯萊該來一次最好的婚禮。」

琪兒知道軍中的情形——要得司令軍官的許可，以及其它許多官樣文章——因此我們同意要舉行我們自己的婚禮。我們住所中沒有聖經，於是裘打電話問房子的經理人們借聖經。這房子中到處跑的人，老但，送來了一本聖經，裘翻着它，想找出讀給我們聽的東西來。那時，維克多，土司卡也回來了，我把字條給他看，我們都準備好舉行儀式了。

那天早晨我買了一個戒指，它還在我袋子裏。我神經質地混身顫抖着，因為這是我一生中重要的一天——這是我等待了這麼久的一天，我和我美麗的琪兒——她臉色蒼白，腫大了雙眼——在那兒，她正等待着完成她那部份的儀式。維克多非常快樂，他叫我們等一會兒，然後跑了出去。十分鐘後，他挾了兩瓶香檳酒回來了。老但帶進來一筐冰和五隻喝香檳的玻璃杯。我問他這屋裏還有沒有空的房間給我和我們新娘住。他向琪兒和我道了喜，然後說有一些很小的房間可以讓我們待六七天，以後就得讓給早就定了它的人，於是我給他三鎊，請他買

一點花放在那房間裏——紅玫瑰花。

好，我亂成一團。我亂得不知道該笑還是該哭。不久，裘說他準備好了，於是我真不知道怎麼辦了。裘叫作家站在我旁邊，維克多站在琪兒旁邊，裘站在我們面前，開始了儀式。這是我從沒有聽到的最美的禮詞。我不知道它有多少是出自聖經，有多少是從裘自己頭腦中出來的，但是他所說的東西正是恰到好處。我忍不住掉下淚來，因為我找到我的女郎，和她結婚是世界上最艱難而最美的事，而現在我到底找到了我的女郎，正在和她結婚。

然後，是把結婚戒指套上新娘指頭的時候了，我做過了禮節，裘說，「在上帝眼前，在你們各人的眼前，從現在起一直到這世界的末日爲止，你們——舊金山的惠斯萊·傑克遜和格勞斯特的琪兒，摩爾——結成了夫妻，有生育後就是父母。」

裘閉上了聖經，我用手臂抱住琪兒，吻她，然後一個挨一個地，作家，裘和維克多都吻過她，但是琪兒哭起來了，使我也哭了。其它的人們都很快樂，他們當時對我們哈哈大笑。維克多開了一瓶香檳，把杯子全倒滿了，大家爲琪兒和我喝一杯，我也和每個人喝——祝維克



多，士可卡和賽，福克斯霍爾，還有作家有一個綿長而愉快的生活。然後我和新娘喝，她又和我喝。我們喝到再沒東西可喝時才止。不久，老但把我自己那房間的鑰匙送來交給我，於是孩子們吩咐在送我的新娘一起回到我們的家中去，叫我抱她過門檻。

一天，我得到爸來的一封信。

「我午夜裏起床來，」他說，「因為我現在記起了我答應你時機來到時要告訴你，而在奧海沃時記不起來的東西。它是：『不從愛中出來的，不是真理，不是美，不是正直，不是天，也不是上帝。』現在，我要去睡了。」

### 詹姆·寇貝告訴惠斯萊， 杜米尼克，士可卡在太平洋 洋中戰死的消息。

一天，電話響了，一個傢伙說：「我要和惠斯萊，傑克通話。」還是那位使哈萊，柯克和我坐飛機到阿拉斯加去的那位報人詹姆，寇貝，他說：「我馬上在那兒見面呢？」我告訴他我們可以在「奔馬」那兒見面。於是，我跑到街頭上去，他馬上也就到了，穿着一身戰地記者的制服。

「我才飛到，來訪進攻歐洲的消息，」他說。「我一直在太平洋。你猜我在那兒見到誰？」

「哈萊，柯克，」我說。「他怎麼樣？」  
「他是O.K.的。」詹姆說。他喝完一杯淡啤酒。「他得感謝一位叫作杜米尼克，士可卡的人，我從沒見過這個人。」

「杜米尼克怎樣了？」  
「我還沒到那兒之前他就死了。我在醫院

中見到哈萊，他告訴我一切。

「他告訴你什麼？」

「他告訴我杜米尼克救了他的命，却失去了自己的性命。」

「通知了他家裏沒有？」

「他們現在還沒工夫通知。這是兩星期前才發生的事。哈萊是O.K.的，他再過一會兒又可以去工作了。他們要送他回舊金山去。他給我他的軍郵號碼和你的兵種，要我找到你，告訴你。他說，『告訴他救了我的命的傢伙，是不喜歡的傢伙，那傢伙也不喜歡我。因此，他為什麼要那麼幹呢？』」

「他是為他弟弟維克多才那麼幹的，」我說。

我回到辦公處去時，賽，福克斯霍爾進來，他要知道我出什麼事了，我原沒打算告訴任何人所知道的這件事，但我必須要告訴賽，因為這事太使我難受，因此我要他坐下來，然後告訴他全部事情。他還記得杜米尼克和哈萊，柯克，但他忘記了我告訴他那些關於維克多，他母親和他妻子，以及維克多如何地要我答應他不學別的——只學愛——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去死的——這些事情。賽不知道該說什麼，但聽對杜米尼克的事感到很難過——我們都是這樣的——以致眼中流下淚水來。賽答應不讓維克多知道關於杜米尼克的事。他說他要引維克多一起出去玩玩。

我回家後抱着琪兒哭起來了，因為我不能了解死將有什麼樣的意義——我所知道的是我不願它降臨到世界上我所認識的人們頭上，不願它降臨到世界上我所不認識的人們頭上，也不願它降臨到我頭上。

願它降臨到世界上我所不認識的人們頭上，也不願它降臨到我頭上。

### 進攻歐洲開始

好，四月和五月過去了，六月的日子開始了，這是些光亮可愛的日子。有一天早晨，是六月三日，星期六，賽，福克斯霍爾和維克多，士可卡都出發了，大家都知道進攻歐洲馬上就快開始了。我問上尉為什麼我不能和維克多在一隊裏，因為我要和他在一起，但是他說我們全要跟上去的。

第二天輪到了我們，於是我們也出發了，我連和琪兒道別的機會都沒有。我已經對她說過事情會這樣的，囑咐她不要担愁。我會一切O.K.的。

這樣，我們去打仗了，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沒被打死。我們一出發作戰時，我一直都料到戰爭會把我們撕得粉碎的，但它完全不是這樣的。我們上汽車，下汽車，我們上船，下船，我們又上汽車，又下汽車，我們步行，停了下來——我一直都想着戰爭會像暴風似地從天上向我們括來，但它並不是那樣的。

好，戰爭就在這條路上。死亡也就在這條路上。在這條路上，我們也在那兒，但是那兒有戰爭，我們却不在戰爭中。我們過了一處村莊又過一處村莊，然後來到一座相當大的城鎮。但是人人都忙着生活。沒人忙着死亡。

第二天也是一樣，不過我們拍了一些看來有趣而且值得弄到電影中去的影片。

我一直試着找一點關於維克多和賽的消息，但什麼都沒有。然後有人傳說着那一隊中



大喇，因為沒有草帽頂在頭上，溫斯丹萊不願玩

帽的。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本不。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他這。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家都。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叭前。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不說。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伙伴。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不。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簡吹。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到。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衛兵。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萊那兒。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有。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也是。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確確。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你帶。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因為。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於他。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支曲。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易。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斷了。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的毛。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那。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他喇。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吹。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下。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感。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晚。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來。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會。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子。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個。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話。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愛的。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人。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華。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伯。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的喇。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美。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我。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液。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們。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得。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起。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頂。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他。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上。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因。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有。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道。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南。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世。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風。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整。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傘。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個。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惠斯萊結束他的故事

話。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有。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個。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假。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是。溫斯丹萊說：「這是一宗交支。」

好

最後我們到了倫敦的滑鐵盧站，但是那兒沒有出租汽車，因此我說，「來吧，讓我們走！或者跑或者怎麼的。別祇是站在這兒呀。」

我跑，維克多走，不久我就快到家了。不久我將要見到我的女郎，再抱緊她，看看我的兒子怎樣了！但當我轉進了查禮二世街時，我的心都快死了，因為它完全成了一片廢墟。此爾和我住過的那幢房子——它不再在那兒了。

我想我是瘋了，因為我一直在我們那幢房子所在過的地方來回地走——我怕！我怕問別人關於它的事。我甚至怕想起它。我想我在那兒一定待了很久，因為馬上就是夜晚了。但是我不能走開去，那支歌痛苦地在我心中。它疼得可怕，我不知道怎麼辦。

好，那時一輛出租汽車像雷電似地來了，那作家跳出來抓着我說道：「你太太在格勞斯特。」

好，當上帝守一次信用時你怎麼辦？當他出乎你意外地作一次更大的交易時，你怎麼辦？當你知道他總是了解你的意向，即使你並不如你想，而且堅守他的協定時，你怎麼辦？你感謝他，是不是呢？我甚至對作家也不客氣了！我就那樣跪倒在查禮二世街上，我對上帝說，「我感謝您，我將一直地感謝您。」

我和作家一起跳上了出租汽車，他告訴司機送我們到柏定頓去。

「到格勞斯特最後一班車二十分鐘以內開去時，我想你一定會急急地要知道發生些什麼事的，因此我在那兒等着你。後來我想你會失

了神的，因此我坐了出租汽車到你家所在的地方去了。傳說你和維克多都死了。我一直寫信給你爸，而且琪兒每次到倫敦來我都說你是O.K.的，而現在是O.K了。我真高興。我們全家都要送回刊紐約去了。你的家被炸時琪兒正好去看她母親了。」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就在你離開倫敦那個晚上。你走後她打算一直待在家裏，但是她祇是哭着，因為沒有你她沒法在那兒待着。她到我那兒去告訴我這一切！因此我把她弄上一輛出租汽車，送她到車站，送她上了火車。第二天早晨你那一條街全成了亂石堆了。」

我們到了柏定頓，時間剛好是够使作家買了一張車票送我上火車，因此，那時我到底是要走向琪兒去了，但是一路上我不能不一直感謝上帝。

我一直在用我完全，完全，完全完全的心，完全完全的靈魂，完全完全的血和骨頭，完全完全的我的體液感謝上帝，因為他那樣地使琪兒離開那座房屋——使她那麼地愛我以致她沒有我不能在那兒待一個晚上。我感謝他在世界上安置了像作家這樣人，立刻知道該做什麼，而且該怎樣做，一點不張皇失措的人，換了別人也許會告訴琪兒再回家去，用不着怕的。我感謝上帝在世界上安置了像裘·福克斯霍爾——雖然祇是那變短的一個時期——和杜米尼克，士司卡那樣的伙伴們。我有那麼多該感謝上帝的，我簡直不能做別的事情。

那時，火車到了格勞斯特，我就走向我的生命——上帝那麼謹慎地為我保留着的生命去了。  
(全部完)

# 知識與生活

半月刊 第二十期

地址 北平西單高義伯胡同五號

編輯發行者 知識與生活社

電話：西(二)局三四一九號

印刷者 北平新報社

本市總經售 新實書店

地址 崇內大街一一〇號

天津總經售 華昌書報社

地址 天津南市廣興大街

外埠代銷處

- 上海 上海雜誌公司
- 南京 文江圖書公司
- 成都 正風圖書有限公司
- 西安 光明書店
- 昆明 康寧精華社
- 漢口 華中圖書公司
- 天津 知識書店華昌書報社
- 太原 黃河書店復興日報社
- 唐山 益豐印刷局
- 杭州 東南圖書公司
- 廣州 南光書店
- 廈門 長風書店
- 迪化 天山書店
- 濟南 東方書店
- 九江 新潮書店
- 桂林 文化供應社
- 歸綏 青年·新生·文化之家
- 張垣 國際社
- 瀋陽 東北新聞攝影社
- 揚州 永泰祥書報社